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 迦南 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 《基督教的新旧证据》

原著：约翰-塔尔玛奇-伯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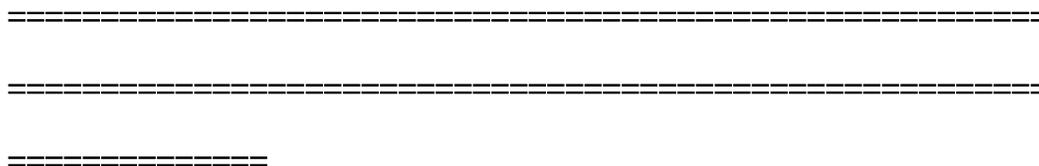
原著出版日期：1916年

# 《基督教的新旧证据》

约翰-塔尔玛奇-伯根

1916 年

JOHN TALLMADGE BERGEN, A. M., D. D.



## 前言

本书是对基督教标准历史论证的新的简短陈述，供大众使用和基督教证据短期课程使用。

从查士丁-马特尔（Justin Martyr）时代起，就有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伟大而深刻的著作问世；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小书也丰富了这一文学领域，其中《费舍尔基督教证据手册》（Fisher's Manual fo Christian Evidences）是无与伦比的。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学生的宗教信仰都得益于这本手册。然而，在旧约、神的存在、现

代科学与神迹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手册”中没有详细论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以新的形式重新阐述了一些旧的真理，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今天，一种新的斯宾诺莎主义正站在基督教进步的道路上，对神迹进行猛烈的打击。我们这个时代的唯物主义倾向就是被这种一元论（即认为世界的本质只有物质）的、机械的宇宙假设所遮蔽和滋养的。

另一种形式的泛神论是精神和心灵的泛神论。它正在被传播。这些邪教的鼓吹者引用“上帝是一切”，进行不合逻辑的转换，肯定“因此一切就是上帝”；既然“上帝是精神”，那么“一切就是精神或思想”。从这一谬论出发，很容易进入一种最腐朽、最偏执的唯心主义。它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它把耶稣和救赎割裂开来；它明显是反基督教的。

在过去的基督教时代，所有这些错误的教义都曾出现过，但总是被基督教历史证据的重述所打击，并被剥夺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

此外，生物学在过去几年中引起的进化论的巨大转变也要求我们重申科学进化论与启示创造论之间的关系。

此外，新的东方考古学已成为基督教与旧约关系论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新的、死灰复燃的攻击形式和新的反击武器要求我们重述经典论点。

在我们教会的讲坛和课堂上，对合理的教义教导的忽视，正在使基督徒的生活和经历出现危险的状况。许多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不确定的。

=====

=====

=====

=====

=====

=====

简介。

定义。

“基督教的证据”是一种论证，证明《旧约》中所预言、《新约》

中所揭示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历史性的超自然的人：《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书信集》真实可信地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诲；基督教是神圣的宗教。基督教的证据（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必须与基督教辩护学（Apologetics）区分开来。基督教辩护学是一套为基督教教义的所有要点进行申辩或辩护的系统，以抵御实际的攻击。辩护学比证据学更宽泛，已成为神学的一个分支。“基督教的证据”具有进取性。它建立了一个积极的、合乎逻辑的论证，其结论是耶稣和基督教都是其所宣称的，即：神的启示和超自然。

证据的性质。

证据，源自“e”的密集和“video”的观看，意指使声称是真理的东西在头脑中变得清晰的依据。证据有两种。证明性证据是具有必然真理的论证，即不可能有其他情况的真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底边和高边的平方和的证明就是证明性证据。论证的每一步都是必然的真理。显然，这种推理不能适用于基督教的证据，也不能适用于除纯数学之外的任何科学。

道义上的证据可能相当于确定性，其结论在我们的信念中可能与证明性证据的结论一样牢固。我们所相信的几乎所有事情，在考察其证据时，都会发现它们依赖于道德证据。证明性证据并不适用于事实，而是适用于假设，假设是思维的必要条件，只存在于

纯粹的推理中。基督教的证据运用了自然和历史的事实，因此它的推理与所有其他应用科学的推理一样，都是道德性的。

基督教的证据可以采用内部和外部证明。内部证据存在于信徒的意识和灵魂体验中。它包括基督教对悔改之人的一切意义。每个有思想的灵魂都渴望得到基督教所给予的满足，这也是内在的证明。但这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也不能让任何渴望知道自己为何信仰的人完全满意。基督教是心灵的宗教，也是头脑的宗教。它是一种征服性的信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迫使人们去探究；它宣称自己是解决生命、罪恶和死亡的唯一办法。因此，对于我们的基督教证据学而言，仅有内在证据是不够的，尽管它能满足被神恩启迪的心灵。

外部证据依赖于见证和推理。这些证词都是文献和历史的，必须以与所有此类证词相同的方式加以权衡和判断，但有一点例外，即基督教证词中的奇迹（神迹）因素可以证明是合理必要的，绝不是不可思议的。

累积证据。

基督教的证据是累积性的。我们所说的累积证据指的是事实的集合，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事实是彼此完全独立的，它们都指向或有助于得出一个结论。一连串或一系列的证词，其中的每一环都

来自于它的前一环，这不是累积性的。这个证据链条的薄弱程度与其最薄弱的环节相当。但累积证据是一个证明中心，是许多证词的结果，每一个证词都是可接受的、互相独立的，都集中在一个胜利的结论中。这样的证据体系提供了最坚实的信仰基础。如果反对者攻击其中一条证据线索，由于还有其他证据线索与它的结论相吻合，因此它更能经受住攻击。只要其他证据站得住脚，一条证据线受到的伤害就不算什么。在否定其结论之前，所有证据都必须受到攻击和破坏。群组证据如果具有这种性质，而且数量足够多，就会比任何其他种类的证据更有力。

因为不可能编造出许多独立的情况，并使这些情况相互关联，从而构成对结论的证明，否则就极有可能出现与主要结论相矛盾的错误或虚假。

调查范围。

探讨的主题将包括神性存在的证据、超自然启示的可能性、奇迹的可能性和概率、旧约的真实性、罗马历史学家的证词、新约著作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耶稣的品格、复活、保罗、教会的事迹和兴起、预言的证据、基督教的道德优越性以及经验的证据。

目的

“基督教证据”的目的不是直接改变人心，而是说服学生的思想。然而，无论从知识上如何研究耶稣基督，人们的心灵都不可能对他的得胜大能关闭。在这种学习中，每个学生都在接受考验。

“我们的目的不是消除怀疑，而是获得对责任的明确信念。我们不会放弃对基督教神性的一切信仰，然后再去证明它。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自己身处上帝启示给世人的最好、最高贵、最智慧、最伟大的作品之中。我们期望能如此清晰地看到基督，以至于基督教的神性就像太阳的光辉一样不言自明”。

结果。

一个完善的基督教证据系统的结果将是真正的传教。大卫-利文斯通写道：“基督教需要不断传播，以证明其真实性。”仅凭主观经验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信仰，在传教宣传中没有权威，也没有什么力量。另一方面，拥有基督教的外在证明可以装备和激励拥有者去遵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的命令。

---

---

---

---

---

---

---

---

---

## 基督教的证据

### 神圣的存在

#### 第一章

基督教宣称自己是一个超自然的宗教，绝对的神是它的作者。许多论述基督教证据的作者把神的存在假定为自然神学所确立的真理；或者他们证明基督教是神的启示，从而通过这一证明消除了对神的存在的一切怀疑。在我们看来，最好在论文的开头提出上帝存在的论据。虽然这不是基督教历史证明的一部分，但它肯定会帮助我们考虑可能性，并防止在整个过程中出现反对意见。如果上帝的存在可以在道德上得到证明，那么我们就可以为接下来的一切“表明原因”。

本体论论证。

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提出的这一论证的实质如下：我们有一个最完美存在的概念。没有比它更完美的存在了。但是，这个东西必须既存在于“实在”中，也存在于“概念”中。因为如果它只存在于概念中，那么比它更大的东西就可

以被想象出来，而且也是实际存在的，这是自矛盾的。安瑟伦的意思是说，如果最完美的存在者不存在，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比它更伟大的存在者，而这是矛盾的。

笛卡尔也对这一论点作了如下阐述：“思想的清晰度与它实际代表客观现实的证据成正比。但是，人类实际拥有的最清晰、最突出的观念之一，就是关于一个无限完美的存在的观念”。

这个论点是值得批评的。有人正确地认为，逻辑必然性并不能证明客观现实。承认完美事物的观念在逻辑上是必然的，但这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以肯定地迈向现实的基础。

但是，本体论论证具有非常重要的用途。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博士为了针对英国的泛神论（Pantheism）而重塑了它，如今它已成为合法论据之一，因为它消除了逻辑上的疑虑。我们坚定地认为，上帝的观念是逻辑上的必然；而且尽管存在未经证实的实体性，但这一论证仍然为归纳论证的结果做了准备——上帝的存在是可信的。

在结束这个先验论证时，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当涉及到上帝的自我存在时，上帝的观念难道不能证明他的实质存在吗？

宇宙论论证。

古人中的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哲学家中的托马斯-阿奎那是这一论证的最有力倡导者。宇宙的序列是果，其原因往往是可辨认的，并得到所有人的完全同意。我们不得不为宇宙的所有序列和宇宙本身假设一个原因。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产生，相反，这是荒谬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不是被产生而是一直存在的原因，一个无因的原因，就一定存在。因此，宇宙是由第一因造成的。如果没有终极原因，这个宇宙就会像一条“悬挂在虚无之上”的链条。

我们对第一因的唯一直接认识是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我们立即意识到自己是我们的意志或自由选择的原因。社会要求我们对这些选择负责。我们赞同或谴责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是这些选择的自由和最终原因。因此，在我们的持续经验中，我们拥有自由的第一原因。

因此，从自我出发进行推理，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第一原因就是自由原因，除非它是自由原因，否则我们无法想象第一原因。因此，我们的宇宙必须有一个自由的第一因。这个原因要么是个人（位格）的，要么是非个人（非位格）的。但是，在这个宇宙的其他事物中，也存在着有智慧的人。只有充分的原因才能解释这些果实。因此，第一个自由原因必须是个人（即有位格）的。

我们最伟大的不可知论者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综合哲学》的结尾说：“但有一个真理必须越来越清晰，那就是有一个不可改变的存在无处不在，既找不到也想不到它的开始或结束。在这些越想越神秘的谜团中，仍有一个绝对的确定性，那就是他永远存在于一个无限和永恒的能量之中，万物皆源于此”。

对于我们的不可知论者朋友来说，这种观点无疑是相当忧郁的；但它为宇宙论论证提供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论。

目的论论证。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说，设计论证是真正的归纳论证，设计论证不是随机的，而是普遍的。

自然界的秩序和适应性是这一论证的基础。苏格拉底用一尊雕像来说明这一点。人类的所有作品都是设计出来的，或多或少地显示了设计者的完美。我们发现，所有自然事物都是设计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它们的结构和相互适应性中，都有一个为达到目的而努力的计划。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它们是由一个头脑设计的。“种下耳朵的人难道听不见吗？”通过同样的归纳过程，我们相信万有引力，我们相信设计。

在自然界中，我们只看到从属的目的，但当我们看到一根辐条时，

我们不得不假定它的设计，不是在它本身，而是在车轮中，然后更进一步假定它的设计在马车的有机体中；同样，通过同样的预见，我们不得不假定一个由智慧规划的最终目的。

科学假定自然是思想的化身，否则科学本身将永远是混沌的。人类思想家努力揭开地球、空气、海洋、天空等的神秘面纱，并将这些数据合理地呈现出来。他所做的不过是发现一种他从未做出、而只是再现的调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享受它；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它；发现它适合他的思想。这不是他设计的。难道它是由一个小于人类或等同于人类的存在物设计的吗？深思熟虑的头脑不会跳跃，而是迈出必要的一步。一个无限的思想设计了它。

进化论是否使这一论点失效？

进化论是当今的一种理论，它反对造物主通过特殊行为创造物种。进化论认为，每个物种都是由前一个物种进化而来的，或者是突然发生变化，或者是在遗传力的作用下逐渐变异。所有物种都是由一些简单的形式演变而来。进化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它们的生存或灭亡都是通过自然选择，或如斯宾塞所说的“适者生存”。这种理论的真假丝毫不能使目的论论证失效。事实上，有些思想家声称进化论本身就是目的论的。尽管自然选择理论对最终原因学说的第一次冲击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试图以纯粹机械的方式解释宇宙及其包含的一切，将其视为盲目

力量碰撞的偶然结果的做法已经完全失败；进化论如果不最终回到目的论的世界概念上，就根本无法解决最简单的生物学问题。

进化论只是转移了问题。为什么是遗传和变异趋势？为什么是相关性？难道这些所谓的规律不能证明智慧就在计划之中吗？自然选择作为一种规律，难道不是一种思想和意志的作用吗？“适者”是指具有达到既定目的的适宜性。如果适应环境有助于形成品种，那么就有证据表明环境是有设计的。环境是如何形成的？环境是有思想的存在吗？相信是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上帝）为了某种目的而创造了环境，难道不是更合理吗？

最新的进化论支持设计。

达尔文进化论正在迅速失去其在顶尖生物学家中的地位。新的“变异”理论正在取代旧的“变异”理论。新学派的典型代表是阿姆斯特丹的植物学家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德-弗里斯博士认为，物种起源的“第一步”不是波动的个体变异，而是突变，即明确而永久的改变。根据变异理论，新物种是从母物种中产生的，不是逐渐产生的，而是突然产生的、没有明显的准备过程，也没有过渡步骤。德-弗里斯所证明的这种进化等同于一种创造性行为，为设计论证增添了有力的元素。

道德论证。

道德论证的出发点是人的良知及其对遵守神圣法律的义务的认识。没有人会否认这一前提。良知和遵守道德律的义务是公认的。服从道德要求必将得到回报，违背道德要求必将受到惩罚。道德秩序只有在道德统治者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释。偶然性是一种荒谬的解释。它既不能用民法来解释，也不能用社会共识来解释，因为这些（良知与道德秩序）都是通过对道德法则或正确原则的诉求而获得权威的。进化论假定，在宇宙进程的某个地方，产生了伦理或道德进程。但这并不能说明其原因。除了一个完全圣洁的道德存在（上帝）之外，任何解释和假设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通过良知的作用，我们发现自己受制于一位公义的律法者，他奖惩分明。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直接的、不可否认的见证，证明了他（上帝）的圣洁和公义”。

伟大的细菌学家巴斯德也有这样的见证：“后人有一天会嘲笑现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愚昧。我越是研究大自然，就越是惊叹于造物主的杰作。我一边在实验室工作，一边祈祷”。维尔肖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和巴斯德一样反对唯物主义达尔文理论。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人类学家大会上，维尔肖说：“寻找从动物到人的过渡的尝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中间环节没有找到，也不会找到。人不是猿的后代。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人类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斯特拉斯堡动物学教授戈埃特博士很

好地阐述了这一理论的现状，他说达尔文主义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1) 初创时期，人们对它充满热情；(2) 繁荣时期，人们对它普遍接受；(3) 过渡和冷静思考时期，人们对它的渐变原则产生质疑。(4) 最后时期，科学界刚刚进入这个时期，它的初始时代显然很快就会结束，而它所包含的真理萌芽将成为现代科学的永久财富。

许多自然神学著作家认为，道德论证是对神性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明。许多反对宇宙论的人赞同道德论证。罗格斯大学的 Wm. H. 坎贝尔博士在谈到这些论点时说，“关于上帝存在的论据应该好好掂量掂量，我对诚实的怀疑者没有难听的称呼。因此，我并不在乎伟大的推理家会给这些论证多少沉重的打击，而且也是好的打击。如果宇宙论的论证站不住脚，那就让它在打击下倒下吧，我们可以不流泪，因为我们还留下了道德论证的堡垒，他们认为这个堡垒坚不可摧。”然而，坎贝尔博士本人却为宇宙论论证进行了辩护。我们认为，宇宙论和道德论证是密切相关的；两者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通过形而上学的第一因而阐明上帝的存在。本体论论证使神的存在变得可信；宇宙论论证了一个存在的第一因；目的论论证了一个有智慧、有理性的存在，他设计并注定了宇宙的存在；道德论证则证明存在着一个神圣、绝对、公正的存在。这种证明并不是完美的证明，而是从不同的前提出发，为我们指出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如此可能，以至于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

启示。

启示，作为一种行为，是上帝向人类直接传达真理。人们可以通过自然界对作为存在者的上帝有一定的了解，但这不是启示；在历史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旨意之手，但这是归纳的结果。启示，正如圣经中所宣称的，是上帝通过神奇的手段使人知晓的真理；它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赐予，它间接或直接地关系到人的道德和精神福祉。启示是圣灵的运行，通过圣灵的运行，人被推动去发布启示，并在发布启示的过程中避免错误。例如，律法是上帝在西乃山赐给摩西的启示，他（摩西）受启示将其准确地写成一本书。存在这样的启示是有证据的。没有人否认《圣经》的存在。它是如何产生的呢？基督教声称是通过上述启示。我们通过说明这样的启示是可能的、非常有可能的，也是人类福祉所必需的，为直接证明扫清了障碍。

启示是可能的。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无限的上帝是理性和道德的存在者。但人也是有理性和道德的，能够传递理性和道德的智慧。从无限到有限的启示的可能性一目了然。即使是费尔巴哈这样的启示论反对者也说：“上帝存在的观念与启示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反对启示可能性的人如果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就必须消除上帝的无限性。

在讨论启示和神的存在时，我们并不是在绕圈子推理，即从后者证明前者，再从前者证明后者。《圣经》并没有证明神的存在，它只是假设了相反的愚昧。我们在此的目的是要扫清一切障碍，显明《圣经》是上帝对人类的启示。

启示是非常可能的。

所有古代民族的神话都建立在超自然生物（上帝）可以与自然生物（人）交流的信念之上。在所有传统的残骸和腐朽中，这根真理的纤维依然存在，即人类在历史的曙光中一定有这一普遍信仰的可靠事实依据。理性生命种族的创造者很有可能为了启迪他的造物并使其进步，向他们显现自己。宇宙的统一和秩序似乎需要这样做。人不像行星无知无觉，而是自由的，渴望上帝。如果人没有罪，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人与上帝之间毫无隔阂。

但是，罪的诅咒临到了人，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减轻它（罪）的痛苦。人们有负罪感，渴望消除这种痛苦。人们的灵魂在寻找宽恕的途径，并因罪的暴虐而发出求救的呼声。有人渴求今生之后的东西，渴求一个安息之地，渴求摆脱尘世的苦难。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对不朽的渴望”。还有祈祷的本能或习惯。如果这是一种习惯，那么它一定有其产生的基础，或者是本能，或者是启示。在悲伤和死亡的时刻，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人类的帮助。

上帝是仁慈的。

如果上帝是一个有道德的存在者，而且我们已经证明他一定是，那么仁慈就是他的属性之一。人类在罪恶状态下的悲惨处境，几乎预示着仁慈的上帝会启示人们一些解救的方法。他对自由受造物（人）的罪不负任何责任，但他极有可能不会任由他们走向无情的公义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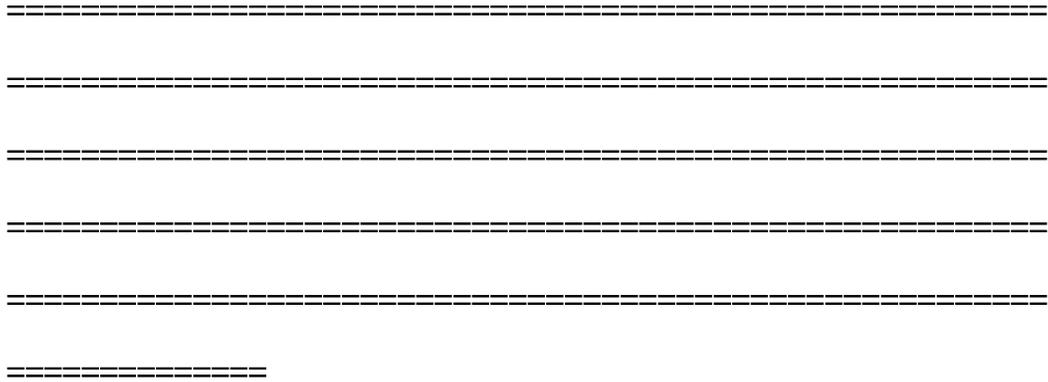
就连异教徒自己也认为，上帝饶恕恶人，是为了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启示是必要的。

除了罪人的需要，人类还需要启示。对上帝的敬畏是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正常关系的绝对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启示，人类永远不可能知道如何恰当地敬畏上帝。同样，一般的（道德与信仰）责任虽然得到了承认，但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良知的完善需要帮助和指导。上帝不可能让他的道德受造物（人）过着道德不确定的生活。只有启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在所有要求启示的人中，只有基督教满足了所有这些需要，满足了所有道德要求，是的，它满足了每一种道德需求，是的，远远超出了每一种自然的渴求，并证明了自己

是唯一的启示宗教。其他宗教也有真理，但基督教将证明它是启示的真理。



### 第三章 奇迹（神迹）

奇迹。

神性存在的充分理由。

相信有一位无限的上帝，他很可能会向他的智慧造物（人）显现自己，这就为神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在本章中，我们将说明公正和充分的原因。

人类意识的证明是，我们可以改变物质世界；不是通过阻挠或推翻自然法则，而是通过将更高的法则，即我们自由权力的法则，强加于自然法则的进程之上。我把我一串钥匙扔向空中。我并

没有违反或中止万有引力定律；但当钥匙向上飞的时候，一个更高的定律暂时被强加于自然定律之上（即我通过自由的意志、用手接住了钥匙）。我们必须赋予无限的上帝同样的力量。他的存在是历史奇迹的充分原因。

需要启示的充分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人类需要启示。但是启示离不开奇迹（神迹）的证明。自然法则是世间万物向前发展的普通方式。神圣的启示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罪、罪恶和死亡的问题。大自然在它们（罪与死亡）面前永远是无能为力的。这个世界需要一位上帝的帮助和拯救。这样的存在必须显明他高于自然。如果上帝不通过神迹启示他的救赎之道，人类就不会有任何希望地相信上帝的拯救。一个无限善良的上帝应该通过奇迹般的证明向他的受造物（人）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救赎计划，这是最理性的信仰。当可信的、无懈可击的证人证明耶稣复活，当人类的心灵和盼望证明对这一事件所永远显明的启示的理性需求时，那么这一奇迹中的奇迹就成了历史上最可信的事实。

泛神论的反对意见。

斯宾诺莎否认奇迹（神迹）的可能性，理由是上帝和自然是相同的。”自然的美德和力量就是上帝的美德和力量，自然的法则就是

上帝的法令。因此，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是无限的，她的法则是如此制定的，以至于它们可以延伸到神性本身所构想的一切”。这种哲学没有给奇迹留下任何空间，因为如果自然延伸到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那么奇迹就不可能发生。现代的许多唯物主义进化论者都站在斯宾诺莎的立场上。

这种反对奇迹可能性的论点是与它所依据的哲学一起垮台的。泛神论既否认上帝的人格（位格）（即否认：上帝是能听、能看、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的），也否认人的人格（即否认，在人里面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自我人格、自我认知、自由意志；人的自我概念只是一种虚幻的概念）。它无视我们的意识，即我们是有个性（人格）的存在。上帝的存在证明了造物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存在者）。它（泛神论）在罪这个棘手的问题上被彻底击垮了，因为它要么否认罪，要么认定罪是上帝的属性。

### 休谟的反对意见

大卫-休谟是神迹最著名的反对者。斯宾诺莎否认了奇迹的可能性，而休谟则否认了奇迹的可信性，声称再多的证词也无法证明奇迹。

休谟说，“奇迹是对自然法则的违反；由于牢固而不可改变的经验已经确立了这些法则，因此从事实的本质来证明奇迹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可否认的结果是，任何证词都无法超越这一证明”。

休谟会说：“你必须假设一个奇迹，才能证明一个奇迹。”

休谟的谬误。

休谟提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在前提中假定了一些尚未证明的东西，事实上，他假定的正是他要证明的结论。他说你无法证明违背自然不变性的东西，而他假定奇迹就是违背自然不变性的东西。这正是需要证明的一点。奇迹不是违反自然规律，而是一种新的、至高无上的原因产生了新的、奇迹般的效果。我们已经证明了产生这种效果的充分原因；因此，休谟针对“超自然”一方的论证完全没有击中要害，因为超自然根本不是（休谟所说的、违背自然不变性的）“奇迹”，而是一种超乎自然之上的力量。休谟的论证只有对那些否认上帝存在的人、或那些声称即使上帝存在也永远不会向我们显现的人才具有说服力。

同样，我们对自然统一性的信念也是见证的结果，马克斯-霍普金斯博士对休谟的整个诡辩揭露如下：“休谟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个人经验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获得的知识。一般经验是指人类获得的关于事实的知识。因此，如果休谟说一个奇迹与他的个人经验相悖，那就证明不了什么；但如果他说它与普遍经

验相悖，那就如前所述，是在引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理性主义的反对意见。

从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到赫胥黎教授（Prof. Huxley）和他的理性主义进化论追随者们，都声称奇迹只不过是卓越的洞察力来认识自然法则本身（换言之，所谓奇迹只是人们还不知道自然法则如何运作）。他们都依赖于“自然事物的恒定运行模式”这一教条，却没有考虑到超自然或超自然现象的伟大道德原因。

科学上的反对意见。

当今对奇迹信仰的反对是以科学为依据的。一位当今道德学术界的“泰斗”、鲍尔森，说：“但是，随着科学思维模式的胜利，即从普遍规律统治的假设出发，然后寻求在特殊情况下验证这种假设，智力开始对奇迹和魔法产生强烈的反感。科学说，有些谜题我们至今无法解开，但没有奇迹，没有原则上排除自然解释可能性的事件。《圣经》中的奇迹也不例外；它们属于世界观的一种，这种世界观已经消失，不可能长期存在。此外，或许还可以证明，奇迹不仅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观念相悖，也与我们的宗教信仰精神相悖。它们确实属于有神论进化过程中的多神阶段；众神创造奇迹，上帝不创造奇迹。只有上帝才是独立的存在，万物不是

存在于自身之中，而是存在于上帝之中；或者按照斯宾诺莎的公式：上帝是本质，万物是上帝本质的变形。凡是认真对待一神论的人，凡是把一神论与多神论之间的区别不是看作为数字上的区别，而是看作为神性本质上的区别，凡是把一神论解释为只有神才真正存在的人，都不可能同时相信神以奇迹（神迹）显现自己而不自相矛盾”。

鲍尔森教授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了上述文字，并希望“维护”基督教信仰。我们认为，这些引文虽然没有穷尽他的观点，但却很好地阐明了他的观点。

## 伦理答案

这（上述引文）也许是现代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攻击，这种攻击来自那些坚持信仰、但却放弃对奇迹（神迹）的一切信仰的人。我们可以从伦理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它对耶稣和门徒的弹劾，或是因为他们故意欺骗，或是因为他们的无知，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基督教的道德基础荡然无存。

耶稣的门徒相信神迹并将其作为事实记录下来。鲍尔森教授说：“也许曾经需要奇迹和神迹来加强教会的信仰，但现在它们只会使教会失去信誉”。他的意思显然是需要相信神迹，尽管他声称，神迹不是真实的。但信仰必须有事实支撑；我们现在需要相信这些

历史事实，就像使徒时代或中世纪的基督徒一样。

历史的答案。

针对这种科学反对意见，一个反击是以历史为依据来消除的。犹太人在流放后强烈奉行一神论。在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创造奇迹之前，有四百年的时间是一神论最明显的时期。他们的时代是世界上奇迹最多的时代。一神论达到了最纯粹的形式——然后，新约的奇迹出现了。

科学的答案

但是，对神迹的科学攻击的最终回答也必须以科学为依据。敌对科学家手中的武器是“普遍（自然）法则统治的假说”。但是，对它的打击落在了坚不可摧的证据盾牌上，这些证据来自历史和经验，我们试图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揭示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面对的是来自一系列可信证人的巨大事实。神的存在和迷失之罪人的渴求、耶稣的品格、预言的实现、那些时代的见证人的证词，使（自然主义）“假说”不堪一击。鲍尔森教授没有大卫-休谟（David Hume）或巴鲁克-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那么大的力量来对抗这种实实在在的证据。

## 早期的反对者

对于那些否认《圣经》中神迹的人来说，有关神迹的观点的历史一定是令人震惊的。越是接近耶稣生活的世纪，我们发现否定的声音就越少。犹太人都相信《旧约》中的神迹是上帝的真实作为；由于无法否认耶稣所行神迹的事实，他们将其归因于恶魔的影响。

塞尔苏是基督教的第一位重要反对者，他将基督教的神迹归因于魔法。他并没有否认这些神迹。朱利安皇帝承认保罗创造了神迹，并将其归因于他对自然的超凡了解。

这些都是公元 363 年以前基督教最著名的反对者。如果神迹的事实可以被否认，他们会承认神迹吗？

反对神迹的假定被消除了。

从这些考虑中，我们得出结论，与其说存在着反对神迹的先验推定，不如说存在着对神迹的可能性和概率的足够推定，足以消除所有先验的反对意见，并将其置于任何普通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并能够得到历史证据的证明。

从共同基础证明奇迹。

共同点。

任何有能力的圣经评论家都不会质疑保罗写过某些书信，如《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以及《加拉太书》被至少公认为保罗的真正著作，即使是那些否认神迹可信性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在这些新约书信中，我们都可以站在一个共同的立场上：必须接受从这些书信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结论。

保罗在罗马书中的神迹。

在《罗马书》15:18、19中，保罗写道：“除了基督借我作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根据新约的所有用法，神迹奇事就是神迹。

保罗只讲那些通过他的神迹证明是出于上帝的事。换句话说，保罗将他的整个宗教体系置于他所行神迹的事实之上。到目前为止，这些罗马人从未以教会的身份见过他；然而，保罗对他所行神迹的证据如此有信心，以至于他用神迹来证明他的福音。这些罗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大都会城市的人，不容易受骗。古代没有哪

篇论文比这封写给他们的书信更具思想深度和逻辑敏锐性。保罗对他们的信任是真诚合理的，令人钦佩。如果神迹不容置疑，保罗敢向这样的社团宣称他的神迹吗？

在《哥林多后书》12: 12 中，保罗写道：“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在这里，他明确地要求哥林多信徒见证他们在他们中间行了神迹。如果说有哪位传播新教义的改革者经受住了考验，那么在哥林多的保罗就是这样一位。他的听众有犹太会堂的前统治者克利斯甫（犹太人），他放弃了他最亲爱的偶像——他的旧信仰，接受了基督教；以及也是犹太会堂统治者的所提尼（Sosthenes），还有城里的内侍、高级官员伊拉斯都（Erastus）。虽然从世俗的意义上讲，被召的智者和贵族并不多，但哥林多教会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分子团体。如果不是所有人都绝对相信保罗的说法是正确的，保罗还敢给他们写我们在上面引用的话，声称自己创造了神迹吗？从保罗的书信来看，在哥林多，保罗作为使徒的能力受到了犹太教徒的质疑，他们试图以此削弱保罗的权威。面对这种质疑，他非常自信地断言自己曾行过神迹，他们都是见证人。这一文件证据等同于整个哥林多教会为保罗行过神迹所做的见证。

现今的神迹

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所行神迹的讨论，被用来作为诋毁《圣经》神迹的陪衬。我们顺便指出这一点，尽管它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我们的论点。《圣经》中的神迹是在一些与基督教相悖的作家声称有其他神迹的时代之前创造的。但这些后来的所谓的神迹与圣经中的神迹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正如我们必须期待真品发行后的赝品一样，我们也必须期待这些中世纪和现代的神迹说法。

但所有奇迹都必须接受检验。耶稣要求他的敌人审查他的作为。这些所谓的新约后时代的神迹经得起考验吗？它们是否能证实上帝的启示，并能记录在案，成为上帝对人类公认的话语？既然耶稣通过他的门徒传授了整个福音，“上帝的大能使一切相信的人都得救”，并通过神迹证实了这一切，那么还有必要再行神迹吗？这些难道不是多余的吗？即使是虔诚的基督徒所创造的神迹，也不会给《启示》增添任何内容。我们声称灵魂重生是一个奇迹，但这是由圣灵创造的。我们真的相信，上帝会在末世施行神迹。但在我们的主再次降临之前，鉴于福音的大能，我们甚至不必接受对神迹的需要。

=====

=====

=====

=====

=====

---

## 第五章.

### 旧约的真实性

术语的使用。

由于《基督教证据》的教师们没有固定的术语，我们为本书确定了以下用法：（圣经中）一本书的真确性是指它是由圣经正典中所记载的作者所写。真实性是指书中的主题内容是真实的，符合事实。可信度适用于作者及其见证人，指他们是可信的、有能力的。可信性有时也用于见证；如果使用，则会注明。完整性指的是圣经正典中出现的书籍与原始文件一致。

保存。

《旧约》的真实性基于最充分的理由。犹太人的书籍是为一个具有最高智慧和普遍识字能力的民族而写的。所有这些书籍都是在公众接受其事实的情况下创作的。这些陈述受到了文学界、政府和宗教界最严格的保存。只有真理才能生存。战败、失败、国耻和罪恶被真实记录下来。这是其他任何国家的记录都无法比拟的。

因此，保存和复制这些（旧约）书籍是神圣的职责，必须由最值得信赖的人来完成。出错和作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被公认为“圣经（旧约）”的希伯来史书具有胜过所有文献的真实性。

“直到最近，《旧约》的大部分历史都是孤立的”。以前，人们相信《旧约》中的历史陈述是因为它们符合圣经。《圣经》证明了自己是上帝的话语，产生了其他书籍无法比拟的效果，并宣称自己是受神默示而成的；因此，相信圣经的人认为其历史陈述是真实的。

但这段历史几乎完全未经（其他人类历史文献）证实。约瑟夫斯是照着圣经（旧约）和同源的犹太书籍来写的，因此没有增加它们（旧约历史）证词的分量。希罗多德是“（西方）历史之父”，约卒于公元前 400 年。他撰写了格拉古-波斯战争史，作为第一位哲学史家，他追溯了这场战争的起因，从而描述了世界历史。这不是作为准确的历史，而是作为他自己作品的基础。他从希伯来史学家中断的地方开始了精确的历史。希腊经典中的所有传统都始于希腊人与亚洲国家的接触。它们对希伯来叙事的可信性既无任何帮助，也无任何阻碍。

-----

对《圣经》的深入研究，却没有与之相伴的精神生活的交流，在

耶稣时代产生了犹太拉比主义；同样，对《旧约》各卷的批判性研究，以及努力重建其历史和各卷起源与进化论相一致的努力，产生了高级批评（所谓的现代“圣经高等批判”）。

没有任何（其他人类历史）文献可以证实《圣经》中的历史陈述；因此，在重新安排或破坏《旧约》历史时，（所谓的“圣经高等批判家”）可以随意使用“批判”的原则。许多叙述被称为没有历史效力的传说。还有一些则被贴上了虔诚的骗子的标签，是好人为了宗教的利益编造出来的。摩西被宣布无法撰写摩西五经；撒母耳的历史被宣布充满（所谓的）“错误”。

“一处错，全处错”一直是充满敌意的圣经批评家的呼声；无论这一公式如何不合逻辑地应用于《旧约全书》，事实仍然是，基督世界的普通人心灵感受到了对上帝之言准确性的每一次否定所带来的冲击。如果《圣经》的历史是虚假的，那么热爱真理的心灵将永远无法将这一事实与受圣灵默示之人写下《圣经》的说法相协调。

考古学的兴起。

当充满敌意的批评大行其道时，考古学站了出来；它大步流星，横扫千军，扫清了战场上的敌人，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基督教信仰毫发无损的堡垒。考古学并没有取代《旧约》历史，而是证实了

其中一些最重要的论述。它纠正了人们的误解，平息了敌意批评的炮火，使我们顺理成章地确信《旧约》的所有历史都是正确的。

考古学为《旧约全书》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这是威尔豪森学派那一代的“圣经高级批评”所不知道的。所有有地位的古代史教科书都是在古迹证据的背景下改写的。考古学重建了所有这些历史。绝对的历史年代已经远远超越于二十年前的“高级”批评家们所知道的任何历史年代。这种重建对《旧约》历史的确证作用是显著的。考古学对这一课题的贡献在于，只要有可能检验圣经中大量的历史记载和其他事实参考，就会发现《圣经》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而且是以目前的形式，甚至在陈述的细微细节上也是正确的。

1887年，在埃及泰勒埃尔阿玛尔纳发现了一批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石板。此前在楔形文字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使学者们有能力比较准确地阅读这些石碑。对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河床国家古代语言的研究已成为《旧约》研究中公认的一个分支。经考证，这些石碑是巴比伦、亚述、迦南、卡帕多西亚等国国王寄给埃及政府的信件，也包括阿拉伯的游牧部落国家的首领寄给埃及政府的信件。这些书信显示出所有的人，包括士兵、商人等，都具有很高的知识和文学修养；而且日期是在出埃及之前的一个世纪，这就不难证明摩西可能写过摩西五经。

不朽的平反。

《旧约》中的许多历史记载都得到了证实。《创世记》第 14 章中记载的东方诸王的战役曾被“高级”评论家们认为是晚期的作品，不符合历史；现在，这些东方诸王的名字都被发现了，其中一些是他们自己刻的石碑，而且摩西所讲述的战役中的所有事件都与之有关，这说明作者知道早期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地位。Scheil 博士发现了“暗拉菲”的书信，这些书信是在这位国王甩掉埃兰国王的枷锁之后，“在库都尔-罗格哈马尔被打败的那一天”写的。

在亚述，人们发现了一些石碑，记载了亚伯拉罕时代及之前的历史和政治事实。“迦勒底的吾珥”已经被发现，关于它的历史，它的石碑提到了阿比拉穆、雅各布-埃勒、约瑟夫-埃勒等名字，这些名字只比“希伯来人亚伯兰”的出现早一代。

从异教徒波菲利时代到卡农-德赖弗时代，《但以理书》的真实性和真伪一直受到猛烈抨击。

但是，书中几乎每一处受到攻击的地方都被考古学重新证实了。

伯沙撒的历史性曾被否认：但是，请看，伯沙撒出现在了关于他祖父尼布甲尼撒的碑文中。玛代人大流士在历史上的地位曾被否

认： 但看，有一个大流士的铭文，（他可能只是一个玛代人），被考古发现。

曾有人肯定地说，但以理书中提到的乐器在巴比伦时期还不可能为人所知，因此但以理书的作者生活在一个较晚的时期： 但现在亚述时期（至少公元前 650 年）的铭文中就有军队中使用的希腊乐器的名称。

波菲利-德赖弗对《但以理书》的批判已经过时，几乎所有对《旧约圣经》的破坏性批判都与之同命运。我们举这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来证明《旧约全书》的正确性；它们只是世界上证明圣经的新文献中的一个样本。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旧约全书》即使在细节上也是可信的。当这些细微的历史陈述逐一得到证实时，“一处有假，全处皆假”的反对意见就不攻自破了。

现在，研究古代历史的作家们不敢再质疑《旧约》的任何陈述，因为已经发现的东西似乎只是对将要发现的东西的一种预示。《旧约》自称是上帝的启示。除《新约》外，《旧约》作为更大启示的预备，其可信度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就是我们所能要求的一切。

耶稣与旧约

作为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旧约与新约同生共死。如果说耶稣的生平和教诲是超自然的启示，那么《旧约》就是上帝启示我们的活书。

耶稣不断地引用《旧约全书》，说它是受启示的圣经，是不能被破坏的：“这就是为我作见证的”。在耶稣和使徒时代，所有犹太人都相信《旧约全书》是上帝的话语，而这些著作被当作上帝对拿撒勒人所创立的宗教的证明。耶稣指出律法书是摩西的著作，诗篇，即其中的一些，是大卫的著作，以及先知受上帝启示预先为他作的见证。

使徒们继续沿用这一见证方式。《使徒行传》中记录的几乎所有使徒布道，当然也包括所有向犹太人传讲的布道，都是建立在《旧约》之上的。在我们这里，另一种证明方式更为有力。我们不是先从旧约证明耶稣和他的福音，然后再从耶稣证明旧约，这是最不合逻辑的。我们首先证明耶稣和他的福音书是上帝的神奇启示，从而发现《旧约全书》与耶稣的生活和教诲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旧约全书》从耶稣那里获得了作为神书的可信性。相信他，我们就必须相信他的历史性和预言性见证。

新旧约的和谐。

关于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旧约和新约是完全一致的。《旧约》预言了一个更崇高的时代，《新约》宣称旧约的律法是新约的预表。

新约的伦理远远高于旧约的伦理，但两者都源于同一个基本原则。新约伦理是爱的绽放。当我们思考旧约中的预言，尤其是那些与弥赛亚有关的预言，然后阅读其实现的历史证据时；当我们思考两约中上帝不变的道德律法时；当我们记住旧约应许了新约中提供的救赎——因信称义时，我们可以肯定旧约在各方面都是上帝启示其选民以色列，并通过基督启示我们的可信记载。

=====

=====

=====

=====

=====

=====

## 第六章.

推定罗马历史学家的文献。

是否有同时代作家对耶稣的见证，它们的价值何在？

历史学家塔西佗大约生于公元一世纪中叶。他写了从奥古斯都死后到多米蒂安的罗马史。在谈到焚烧罗马和指控尼禄干的这件事时，他说：“为了平息这个谣言，尼禄让其他人受到指控，并对那些因犯罪而被憎恶、通常被称为基督徒的人施以严厉的惩罚。他们的称谓来自基督，基督在提庇留统治时期被本丢-彼拉多作为罪犯处死。这种有害的迷信的罪行不是敬神，而是否认神。他们还被控犯有杀婴罪等。”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宗教怎么会在没有文件证明的情况下传遍犹太地并最终到达罗马呢？

苏托尼乌斯的陈述。

另一位历史学家苏托尼乌斯(Seutonius)生活在公元一世纪后期。在写到克劳狄乌斯皇帝(41-54年)时，他说：“他将犹太人驱逐出罗马，这些犹太人经常制造骚乱，克里斯图斯是他们的首领”。众所周知，耶稣有时被教会早期的异教徒称为“克里斯图斯”。苏埃托尼乌斯在谈到尼禄统治时期(54-68年)时说：“基督徒受到了惩罚”“他们是一种新的魔法迷信者”。

普林尼的证词

小普林尼生于公元 61 年，公元 100 年，他是罗马执政官。在担任比提尼亚总督期间，他写信给特拉扬皇帝，报告了他处理那些被指控为基督徒的人的方法。在谈到那些犯有这一罪行的人时，他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申明，他们的全部过错或错误在于，他们习惯于在规定的日子里，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聚在一起，交替唱颂基督为神，并以誓言约束自己，不做任何坏事，不偷窃、不抢劫、不通奸，从不弄虚作假，也不在被要求归还承诺时否认承诺”。特拉扬在给普林尼的回信中说，不要去找他们麻烦，但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被指控并被证明有罪，他们将受到惩罚。

这些证词的价值。

这些来自不得不敌视新兴信仰的异教徒历史学家的证词，清楚地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耶稣基督和新生的教会，指出了早期对他是神的信仰，以及他的宗教强有力的道德原则。

我们从这些证词中得不到任何额外的历史价值。这些历史学家本人并未受到福音书的影响，他们似乎对福音书深恶痛绝，担心福音书会对他们产生破坏性影响。

这些证词对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从（这些旁证）中看到有关耶稣的文献（新约圣经）的历史时间性。

希腊语和犹太人。

第一世纪是文学高度发达的时代。希腊语已成为公共和私人交流的媒介，尤其是在地中海国家。希腊语的纯正自然和它所拥有的古代最优秀的作品，使它成为每个有文化的人都想获得的语言技能。当耶稣出现在加利利传扬他的王国时，希腊语已经在加利利站稳了脚跟。那个时代和那个国家的普通人都能说和读希腊语。他们熟悉《旧约》的希腊译本《七十士译本》。约瑟夫斯出生于公元 37 年使徒时期的耶路撒冷，他写的希腊文非常出色，杰罗姆称他为“Græcus Livius”。犹太人已经成为帝国大城市里有影响力的商人和银行家。（“犹太人数量激增，狭小的巴勒斯坦已无法容纳他们。因此，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邻国，其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基督徒的秘密集会怀疑是另一个反对皇帝的阴谋。”）这样的生意要求犹太人具备文学方面的能力，因此说犹太人是第一世纪文化阶层中的佼佼者并不为过。

一世纪基督教文学。

如果耶稣住在加利利，并在那里聚集了他的门徒，那么他们就会用希腊语去传播他的宗教；一旦他们走出巴勒斯坦的范围，希腊语就会成为他们交流的媒介。诸多拉丁史学家充分证明了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门徒在第一世纪传播他的宗教也是一个世俗历史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关于他的生平和教义的

记录，以及他的追随者的教义，就可以毫无疑问地推定了。一定存在着以传记、历史或书信形式出现的文献，这些文献体现了这些可恨的基督徒赖以建立信仰的事实或信念。如果没有福音书或书信，不带偏见的考古学家就会奇怪地问：“耶稣及其门徒的文献在哪里？”

=====

=====

=====

=====

=====

=====

## 第七章 福音书的真实性

### 《约翰福音》的真实性

新约的结构。

《新约》由二十七篇文献组成，所有文献都被证明写于第一世纪。其中，有二十部一直清晰地、毫无争议地、被早期基督教会全体视为使徒或使徒的真实著作；这二十部是关于耶稣神奇的生平和教诲有最重要影响的著作，即：四福音书、保罗的十三封书信、

使徒行传、约翰一书和彼得一书。其他七卷书在教会中有些人看来是有疑问的；在经过各种可能的检验，并以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它们值得在圣经中占有一席之地之后，才被列入正典。

真实性、可信性和超自然性。

通过对这些书籍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这些著作是其作者的作品，即它们的真实性。第二，这些人和这些著作值得我们完全相信，即它们的可信度。第三，他们所提供的证据证明了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是超自然的，是古往今来所有人唯一可能的救赎基础。

### 《约翰福音》的真实性

我们从《约翰福音》开始，因为它可能是最后一卷书，而且它有独特的外部 and 内部证据。第四卷福音书在我们上一代的“圣经高等批判家们”中受到的“批评”比其他任何福音书都多；因此，对其真实性的简短研究将成为任何福音书真实性的建设性证据方法的范例。

爱任纽

爱任纽（生于 120-140，卒于 202 年左右）是波利卡普的学生和

朋友，而波利卡普是使徒约翰的学生和朋友。因此，在宗教意义上，爱任纽是使徒的直系后裔；他在亚洲长大，晚年曾在欧洲的高卢任职，是教会东西方普遍意见的代表人物。此外，他还是杰罗姆、德尔图良、尤西比乌斯、高卢主教以及许多后继者所认为的、历史学家中的佼佼者。德尔图良说：“他勤于探究各种观点”。这样一个人的证词，除非能被明确推翻，否则就值得所有的人接受。

爱任纽写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教会面前指出异端作家的谬误，重申耶稣基督和福音的真正学说。他毫无争议地承认第四卷福音书是使徒约翰的真正作品。在谈到前三卷福音书之后，爱任纽说道：“后来，主的门徒约翰，也靠在主的胸前，他住在亚西亚的以弗所时，也发表了一本福音书”。“主的门徒约翰希望通过宣讲福音书，根除克林图斯在人们心中播下的错误，于是他按照福音书的主旨开始了他的教义：‘太初有道’”。

在爱任纽写给弗罗里努斯的信中（公元177年），他说：“因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和波利卡普一起在小亚细亚，在王室中崭露头角，并努力得到他的赏识。因为我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比对最近发生的事情记得更清楚；因为童年的经历与灵魂的成长同步。因此，我甚至可以描述有福之人波利卡普曾经坐在哪里说话。他还会说起他与约翰和其他见过主的人的熟悉交往”。

## 后来的见证

在爱任纽之后，第二和第三世纪出现了德尔图良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第三和第四世纪出现了奥利和尤西比乌斯（他保留了爱任纽的书作片段），他们都延续了同样的无条件见证。这一经过精心收集并被普遍接受的证词，直到十八世纪末期才受到任何重要作家的质疑；当时（十八世纪）的批评家没有任何历史来源的证据，而是完全依赖于猜测。

在爱任纽时代之前，没有必要在历史上特别声明《第四福音书》是使徒约翰的作品。因为当时这一事实已被普遍接受，无需为其辩护。然而，我们应该期望找到那个时代其他作者所提及的引文、版本或译文，而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资料。

安提阿的西奥菲勒斯（与爱任纽同时代）引用了《约翰福音》1:1-3，并提到约翰是作者。

Muratorian Canon（160-170 年）保留了一个片段，是一篇关于教会中公开阅读的著作的论文。其中提到《第四福音书》是约翰的作品。

在公元 170 年之前，有两种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福音书版本在流传，即叙利亚文和拉丁文。第四卷福音书，即约翰福音，在这两

个版本中都存在。

塔蒂安（Tatian，公元 155-170 年）引用了第四福音书的内容，他的 Diatessaron 以约翰福音的序言开篇。

查士丁（卒于公元 166 年）引用了大量使徒回忆录的内容，其中有一些直接摘自《约翰福音》：“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事实上，查士丁的著作中充满了《约翰福音》独特的神学教义。

上一代人的见证

波利卡普

我们现在回到爱任纽之前的一代。第一世纪有三个人引用了约翰福音。使徒的学生波利卡普（Polycarp）引用了约翰书信中的一段话。波利卡普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封信，而且非常简短。但直接引用约翰一书的内容却能证明很多问题。就真实性而言，约翰第一书信和福音书是一脉相承的；波利卡普对约翰第一书信的引用证明了福音书是由一位在波利卡普之前生活和写作的人（即使徒约翰）所写。

帕皮亚

帕皮亚生于公元一世纪，写作时间不晚于公元 120 年。他报告了耶稣生平的一些轶事，这些轶事来自那些曾与主的门徒们在一起的人。他记录了安得烈、彼得、腓力、多马、雅各、约翰和马太所说的话，以及“主的门徒亚里斯提安和长老约翰所说的话”。尤西比乌斯只保留了帕皮亚作品中的 30 行，我们对他在这短短几行中没有直接引用《福音书》的内容并不感到惊讶；他有可能不这样做；但其所录的使徒名字的顺序显然来自《约翰福音》。亚里斯提安和长老约翰是使徒约翰的门徒，如果帕皮亚从未见过使徒约翰，他也可以通过这些门徒了解到这些事情，他认识这些门徒，毫无疑问，他们在福音书中写下了最后的见证。（见《约翰福音》21:24）。

威廉-桑代（William Sanday）教授在谈到最后一节经文（约翰福音21：24、25）时说，这是“福音书自传性质的有力证明。不难看出，最后两节经文是出版者在福音书出版之际加上去的。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对福音书本身所做见证的认可”。

### 伊格内修斯

伊格内修斯也是第一世纪的人，殉难的时间不晚于公元 120 年。约翰福音肯定是最近才写成的，伊格内修斯没有按字面意思引用，而是转述了福音书的内容。我们从他的七封真实的书信中引述。“在我里面说话的活水”；“我愿得上帝的粮，就是耶稣基督的肉

身”；耶稣被称为“天父的门”；“上帝成了肉身”；除了约翰福音，这些表述不可能来自其他任何来源，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福音书存在于第一世纪末。希尔根费尔德说：“伊格内修书信的整个神学都建立在约翰福音之上。”

早期异教徒的证词。

这个时代的异端（与异教）作家也为第四卷福音书的存在提供了证据。与查士丁同时代的瓦伦提努斯（Valentinus）住在罗马，公元 140 年，他和他的弟子们以约翰福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神学流派。

马尔基翁（138 年）以被篡改的《路加福音》为神学基础，拒绝接受其他福音书，其中包括《约翰福音》。巴西里德（120-128 年）引用了一位老作家的话，并使用了《约翰福音》中的词句和教义。

布林尼奥斯于 1873 年发现的《使徒训诲》是早期基督教会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它创作于二世纪初或其后不久，是一本基督徒行为手册，其中有 23 处引用了“福音书”的内容。其中没有一处直接引自约翰福音；但圣餐仪式显然是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中的教导为基础的。

外部证据摘要。

综合上述证据，我们发现至少从爱任纽开始，第四卷福音书就（被公认）是使徒约翰的著作，这是公认的证据。

在爱任纽之前，从塔蒂安一直到伊格内修，我们都发现了完整或部分的（对于《约翰福音》的）引文，其数量随着我们接近第一世纪而减少。同时，在这些作家中，我们还发现了大量以第四卷福音书为源头的教导。

现在，这些引文、参考文献和教导迫使我们得出第四卷福音书起源于第一世纪末之前的理论；这也证实了爱任纽的历史陈述是积极的、公认的。

内部证据。

现在我们来看看其真实性的内部证据。

这个门徒是谁？

约翰福音 21: 24 中写道：“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因此，从《圣经》本身来看，证据旨在确定作者；剩下的就是确定谁是“这个门徒”了。

我们从《约翰福音》21:20 中得知，这个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在晚餐的时候，他也靠在耶稣的胸前，说‘主啊，卖你的是谁呢？’”《约翰福音》13:23 中写道：“席间有耶稣所爱的一个门徒靠在耶稣怀里”。这个人就是写这本书的门徒。

这个无名的门徒是谁？

《约翰福音》中一直有一个没有名字的门徒（见约翰福音 1: 40, 20: 2, 19: 26, 21: 7）。他是“耶稣所爱的”一个门徒。他是耶稣复活后在加利利夜钓的七个人之一。在这些渔夫中，“耶稣所爱”的那个没有名字的门徒会是谁呢？他包含在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和另外两个门徒之中（约翰福音21: 2）。这四个门徒中的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他写了这本书。那另外两个门徒很可能是“广义的门徒”，但耶稣所爱的门徒是使徒。因此，我们将作者限定在最多四个人的小群体中。

但在其他福音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耶稣所爱的门徒属于另一组。

《马太福音》17: 1-13、《马可福音》9: 2-13、《路加福音》9: 28-36 说，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一座高山。他在那里变了形，并在下山时显明了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同样，在客西马尼开始受苦时，他也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见《马太福音》26: 37；《马可福音》14: 33）。这些人与耶稣的关系最为密切，是

他最荣耀和最痛苦时的伙伴，也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在《福音书》的序言中，作者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光”，这使《约翰福音》作者更有可能是当时在山上的三人之一。

这样，我们就把耶稣所爱的门徒分成了两组。彼得被排除在第一组之外（约翰福音21章），而西庇太的儿子则是两组的共同点。雅各不可能写这本福音书，因为他死了，他是第一位殉教的使徒；我们已经证明这本书是在第一世纪末写的。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写了这本书。

（约翰福音）作者对这些事件中最微小细节的见证，以及不断从解释和叙述中流露出来的作者的精神，都表明他是一位目击者，一位巴勒斯坦犹太人，耶稣最亲密的伙伴。约翰是唯一可能满足所有这些内部调查的门徒。因此，外部和内部的见证使约翰福音的作者真实性证据确凿。

=====

=====

=====

=====

=====

=====

## 第八章

对观福音的真实性。

对观福音的问题。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被称为对观福音。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的材料，有些是其中两部特有的，还有相当多的证词是每部特有的。这就提出了“对观问题”——它们在创作上是相互依存、相互独立，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哪个最古老？它们的创作顺序是什么？无论它们的材料来自何处，我们都要问，这些书是它们的作者写的吗？

在证明了约翰福音的真实性之后，我们可以假设约翰写作时，耶稣门徒所写的其他福音书已经存在。《约翰福音》20:30, 31 说明了约翰为什么选择记录耶稣所行的某些神迹，即“叫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

我们必须记住，约翰省略了耶稣生前的许多神迹，如围绕他的出生、受试探、医治麻风病人和赶鬼、变像、升天等所行的神迹。我们从历史中得知，这些神迹早在约翰写作之前就被人们所相信。保罗在他的书信（没有人质疑其真实性）中以所有这些事件为基

础；保罗一定是在约翰写作之前很多年写的。如果这些事件没有已经被完整地记录下来，约翰会省略它们吗？

约翰在同章第 30 节中还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神迹，没有写在这书上。”这强调这本书与其他书的对比。我们该相信什么呢？——约翰之前的门徒已经写了其他的书，其中记载了约翰没有记录的一些“其他神迹”。

### 查士丁和帕皮亚的见证

关于对观福音书真实性的历史见证非常完整，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比约翰的见证还要早一些。我们从查士丁-马蒂尔（Justin Martyr）和帕皮亚（Papias）开始，他们的证词相互补充。前者约卒于公元165年，后者约卒于公元153年。

查士丁为我们留下了三部著作，即两部《申辩书》和《与特里福的对话》。在《对话录》中，他讲述了自己从希腊哲学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查士丁受过良好的教育，品格高尚而美丽，最终为信仰献出了生命。查士丁使用了我们的福音书，将其引述为“使徒”及其“同伴”所写的“纪念”。他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主要引用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还有一次引用了马可福音。他说，这些著作“也被称为福音书”，在基督徒的礼拜仪式上被宣读。

查士丁是一位伟大的辩士，但他无需为他所引用的这些福音书的真实性辩护。他的论证思路是，基督教的教义符合预言，符合上帝之子的启示，在道德上是纯洁的、有益的，符合一切美好的事物。查士丁是最宝贵的见证人。我们必须记住，他曾是斯多葛派和柏拉图派的信徒，在这些异教中博学多才；他完全臣服于基督教的力量，并以自己的死亡为自己的证词盖棺定论。

## 帕皮亚

帕皮亚是希拉波利斯的主教，与波利卡普同时代的殉道者。尤西比乌斯（Eusebius）保留了他的一些书作片段，他在一处说他“能力有限”，在另一处说他“博学多才”。无论尤西比乌斯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帕皮亚的历史陈述都是值得相信的，因为它们是“亚里斯提安和长老约翰”以及其他长老的口头见证。帕皮亚说（尤西比乌斯引用）——“长老是这样说的：‘马可成为彼得的翻译后，准确地记下了他所记得的一切。然而，他讲述基督的言行并不是按照准确的顺序。因为他既没有听见主，也没有陪伴主。但后来，正如我所说的，他陪伴了彼得，彼得根据需要调整了他的指示，但无意按部就班地讲述主的话语。因此，马可把他所记得的一些事情写下来，并没有错。’”关于马太，帕皮亚说：“马太将希伯来语的神谕汇集在一起”。

查士丁和帕皮亚的证词证明，在二世纪上半叶，有马太和马可写

的被称为“纪念”和“神谕”的书，这些文件被认为是对耶稣生平和教导的准确记载。

早期书信证据。

在上述两位作者之前，《福音书》存在的外部证据主要包括教会教父为提供建议和劝诫而写的书信或书信片段；在这些书信中，没有必要对《福音书》的创作进行考证。这些书信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很有价值，因为其中有几处直接引用，以及对福音书历史和教义的广泛教导。信中概述了耶稣的诞生、受难和复活。若没有福音书，就像公认的正典一样，它们（这些书信）是不可能被创作出来的。

波利卡普书信

波利卡普是约翰的学生，他在给腓立比人的书信中引用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内容如下：“但要记住主所说的教导：’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受论断；’ ’你们饶恕人，就必被饶恕；’ ’你们要怜悯人，叫人得怜悯；’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人，就必用什么量器量你们。’ ’贫穷的人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正如主所说：’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波利卡普多次引用我们的《新约圣经》，并赋予它们圣经的权威

性。这些书信写给了由最聪明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他们肯定都接受了同样的福音启示。鉴于这些证据，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新约在第二世纪初就已经存在并被广大基督徒们完全接受了。

## 巴拿巴书信

巴拿巴书信写于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是写给那些“看见如此大的神迹和奇事”的人的。这是后使徒时代最早的书信之一。他引用对观福音如下。“他来，是要显明他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凡求你的，就给他。”“所以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遭遇如经上所记的事—蒙召的人多，被拣选的人少。”

## 罗马克莱门特的书信。

根据爱任纽的说法，罗马的克莱门特是“使徒的学生”。公认的传统是他是罗马的第三任主教。他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被证明是真实的，并经常被接受为使徒文件。他以旧约、伪经和新约为权威。他对保罗的书信尤为熟悉，并对保罗充满敬意。他引用了《马太福音》26:24、《路加福音》17:2 和《马可福音》9:42。这封书信最有可能的日期是公元 97 年，不过一些保守的作家认为最早应在公元 68 年。

《达道书》。

我们提到的这本最古老的教会手册引用了 23 处“福音”；其中 17 处出自马太福音或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作者没有为自己宣称权威，而是通过十二使徒讲述了主的教导。他的引文显然来自公认的著作。其中五处明确引用了我们的书面福音。公元 100 年至 120 年是最容易确定为《达道书》的日期。

不需要早期辩护

我们已经证明，我们的对观福音是在使徒们之后的一代人中流传的。为什么马太、马可和路加没有明确声明这些是真实的文献，这一点非常明显。因为没有争议。在真实性问题上不存在争议，因此不会经常声明。为什么波利卡普或罗马的克莱门特要捍卫一个尚未受到攻击的观点呢？然而，一旦需要对真实性进行说明，就会以最大的信心和接受的把握进行说明。

爱任纽作证。

高卢的爱任纽（Irenæus）在成为主教后不久就写了一本书，反对教会中出现的众多异端邪说。这些异端大多是诺斯底派基督徒的疯狂、非理性的臆想。在他的第三本书中，爱任纽列举了“圣经中的证据”，并告诉读者这些圣经是如何产生的。他说：“我们从别人那里学到了我们的救赎计划，他们曾公开宣讲福音，并在后

来根据上帝的旨意将福音以经文的形式传给了我们，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和支柱。。。。当彼得和保罗在罗马传道并为教会奠基时，马太也在希伯来人中用他们自己的方言发表了书面福音。他们离开后，彼得的门徒和翻译马可也将彼得所传的福音写成文字传给了我们。。。。保罗的同伴路加也将保罗所传的福音记录在书中。后来，主的门徒约翰，也曾倚靠主的胸膛，在亚西亚以弗所居住期间，自己也出版了一本福音书”。

爱任纽（Irenæus）将这些事实称为无可争议的、被所有人接受的事实，并用它们来打击他的对手（异端者），这些对手并不否认这些经文的作者真实性和存在性；但“转过身来指责这些经文的内容，好像它们既不正确，也不具有权威性”。

福音书是“纪念”。

爱任纽所说的“福音书”就是查士丁所说的“纪念册”——两者的大量引文证明了这一点。这两位作家之间的时间间隔很短。在查士丁之前的作家的引文证明，他们也有同样的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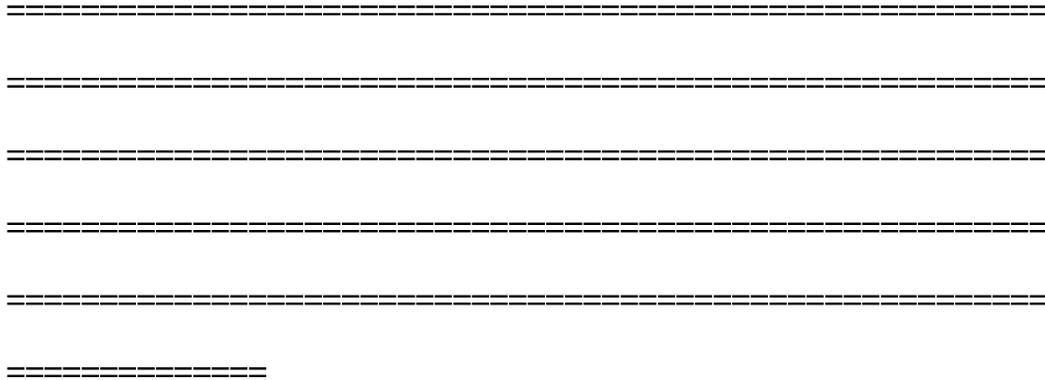
随后的证据。

在爱任纽之后，伟大的教会作家们肯定了同样的说法。德尔图良、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奥利和尤西比乌斯将我们带入了第四世纪；

最后在公元 397 年的迦太基会议上，他们又将我们带入了第五世纪。

在公元 397 年的迦勒底大公会议上，《新约圣经》的正典最终确定下来，这并不是因为教会大公会议才确定了这些书籍，而是因为此时所有广大基督徒都已经确信这些福音书是真实的。

《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是四世纪中叶的手稿，它的发现使这些福音书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完全相同变得更加明显。因此，从使徒时代到现在，证据是完整的。



## 第九章.

新约的可信度和真实性。

所谓可信性，是指叙述者的可信度；所谓真实性，是指叙述内容

本身的真实性。这两个主题相互依存，因此我们将它们视为一体。

普遍证明。

要解释基督教和教会的兴起和发展，除了第一和第二世纪的众多最优秀、最有思想的人坚信使徒们是可信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词值得所有人相信之外，别无他法。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在各行各业和各种生活条件下，他们都见证说：“我们相信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使徒们的言论涵盖了在众人眼前发生的事件；这些都是活生生的见证人。另外还有一些人对新信仰怀有敌意，而这些书被证明是在他们的时代写成的。”“这些事不是在角落里做的”。使徒们将他们的声誉全部寄托在这些事情的真实性上；成千上万的同代人用言语和生命见证了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早期教会的教父们把他们的名誉、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幸福、他们的生命都寄托在使徒们的可信度上。如果使徒们的教导或书写有误，很容易立即被发现。在事件发生的那个地方，在那个时间，他们（使徒们）以确定无疑的冷静态度传道和写作。

作者的品格。

与异教徒（希腊罗马）世界的睿智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相比，这些人还只是婴孩。与这些世间智者的作品相比，这些婴孩的著作就像太阳之于匆忙的灯光。当我们看到福音书的美丽、深度和力量

时，再回想起它们的作者，我们会感到惊讶——“因”不足以成其“果”。马太是加利利的一个公职人员，显然在性格上是一个生意人，一个世俗的人；他并非没有宗教信仰，但是热爱赚钱，直到他的主人呼召他，并在三年的时间里教导他，然后启发他。马可是一个年轻的人，可能是耶路撒冷人，是保罗和巴拿巴的同伴，后来又是彼得的同伴。马可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也有弱点、但保罗后来认为他“对我传道有用”。

马可写下了彼得所传的福音。马可的完整性，即他对彼得福音书的正确翻译没有受到质疑，而是得到了普遍认可。彼得是谁呢？一个加利利的渔夫，一个没有受过世俗智慧教育的人，却用一个让所有世俗智慧望而却步的信息向他的时代发起了挑战。路加有些文化。他可能是个希腊人，还是个医生——尽管医生通常是奴隶。路加是按照保罗的传道方式写作的；他仍然从其他使徒那里了解耶稣，他的《福音书》是他自己从目击者那里获得的见证。约翰没有创造基督教。是基督教造就了约翰。对这些人的任何指控都不能、也从未在丝毫程度上削弱他们作为合格证人和他人证词记录者的地位。他们中的两个人（马太、约翰）是耶稣生、死和复活事实的目击者；公元 48 年后的两个人（马可、路加）是最重要的使徒的同伴。因此，他们四人代表了所有使徒的见证。

他们有办法掌握事实。耶稣的门徒都是深思熟虑、诚恳而又没有文化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对任何新的信仰都有强烈的偏见，

因为新的信仰可能会与他们从小养成的信仰相冲突。其中有些事实与他们的观点和信仰背道而驰。但门徒们是事实的仆人。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所见所闻作见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见证不是一个人的见证，而是许多人的见证，而且在基本要点上都是一致的。通过明确的神学证据，我们相信圣灵启示这些人毫无差错地记录下来。在我们的论证中，证人的可靠性、证词的实质准确性和一致性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他们的谦卑。

在使徒们的所有见证中，我们发现了非常明显的谦卑。他们声称自己的信仰没有任何原创性；他们只是主的见证人，而且一直都是。他们从不宣称自己高人一等，而是以神和人的仆人自居。他们很少有自己的观点，甚至承认他们以前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

他们让事实说话。大希律、希律-安提帕、彼拉多、该亚法，都对他们的主人和他的事业犯下了大错；然而使徒们在写到他们时，没有使用任何谴责性的称呼，而是平静地陈述了这些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只有约翰说犹大“是个贼”，他这么说只是为了解释犹大在伯大尼说了某些话的原因。彼得在说到犹大的案件时说，“他可以到自己的地方去”。

他们的忏悔。

他们坦率地述说自己不光彩的事。甚至在最后的晚餐上，这种争论再次出现。他们为自己的不信或小信、心硬、无知、懦弱作见证。彼得通过马可讲述了他可耻的受责备和跌倒。

这些人通常被视为诚实的证人。如果他们讲述的是其它普通的事件，暴露了他们所具有的性格，那么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证词。但我们已经证明，从耶稣的宗教是什么、做了什么和声称能够做什么的角度来看，他们所见证的非同寻常的事件是可信的。

其他时代的其他人也见证过神迹，但耶稣的门徒所见证的神迹在道德因果方面非常突出，因为耶稣的道德高于其他所有人。这些神迹和道德都有充分的原因。如果门徒们所见证的事件没有发生，那么是什么发生了让基督教应运而生呢？

欺骗者、被欺骗者还是诚实的人

用事实说话。我们已经证明，不能指控使徒们欺骗。他们所教导的道德标准就足以让这种指控变得荒谬。

他们也不可能被欺骗。他们人多势众，不可能成为这种所假定的阴谋的受害者。这么多理智坚定的人不可能成为《福音》奇迹所要求的幻觉的对象。耶稣告诫他的追随者不要高估神迹。关于神

迹的报道有时会被压制。中世纪的奇迹符合当时的信仰。使徒时期的奇迹则与主流信仰相悖。上个世纪的神话理论（即否认新约神迹的真实性）在这些（基督护教学）因素的影响下已经支离破碎。

这是他们的主人的预言。他们讲述了它。他们相信。他们继续前行，乐于为为他们而死的主的事业受苦。这样的人不是狂热的狂热者，而是冷静、坚信、可信的真实事件的见证人。

和谐。

四部福音书是一部传记的四个故事。它们出自四位作者之手，每位作者都有不同的写作理由。因此，它们在所有基本点上保持一致，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四位证人的这种证词是最有力的证据。它否定了证人之间的串通。它证明了要点的确定性。四卷福音书中几乎所有所谓的差异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或所有细节都有可能情况。这就是使徒见证的本质。总之，使徒们几乎得到了普遍证明。他们是真实的、不谙世事的人。他们有能力掌握事实。他们是谦卑坦诚的见证人。他们证明了自己既不是骗子，也不是受骗者。他们舍弃了一切，为自己的见证而死。他们的证词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是可信的，他们的叙述是真实的。



有任何可能有损于好名声的言行。他挑战他的敌人，要他们给他定罪，而且是在他最敌对的环境中。如果基督教的反对者能够成功地攻击耶稣的品格，那么使徒时代就会见证这一新兴信仰的毁灭。

正面见证。

从正面来看，耶稣的品格更加奇妙。即使那些不相信耶稣神性的人也承认，他的品格是最伟大的道德升华之一。

斯宾诺莎说基督是神圣智慧的象征，并赋予他对上帝的直接直觉。

歌德说：“我认为《福音书》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其中闪耀着崇高的光辉，这种光辉来自耶稣基督的人格，是世间从未有过的神圣”。

持怀疑态度的卢梭问道：“《福音书》所讲述的历史的主人公本身是人吗？他的举止多么甜美，多么纯洁！他的教导是多么令人感动！他的格言是多么的精辟！他的论述中蕴含着多么深邃的智慧，他的回答是何等的睿智，何等的巧妙！是的，如果说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是哲学家的生与死，那么耶稣基督的生与死就是神的生与死”。

施特劳斯说基督是“我们在宗教方面所能想象的最高对象，没有

他的存在，完美的虔诚是不可能的”。

W. W. E. H. 莱基在《欧洲道德史》中谈到基督时说：“短短三年积极生活的简单记录，比哲学家的所有论述和道德家的所有劝诫更能使人类重生和软化。这的确是基督徒生活中最美好、最纯洁的源泉”。

耶稣是一个具有理想道德品质的人，适合任何时代。他是那个时代社会的一员，他不是隐士，但却在我们的道德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远超其他人。他在任何时代都是真实的，在今天也是真实的。他对上帝——他的父——深怀虔诚和敬畏，同时对有罪之人充满了无限的爱和忠诚。他忠于自己的使命，但又是如此无私，以至于他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不惜牺牲自己。他的纯洁与极度的温柔和怜悯相结合。即使有时因敌人的虚伪而严厉，他也是伟大而正义的。他的愤怒没有激情，并随时准备转化为温柔的宽恕。他是可以被冒犯的；同时，冒犯圣灵的罪也是不能被宽恕的。

没有自责。

耶稣从未祈求过他的罪可以被宽恕。他从不忏悔。他从未为过去的行为后悔过。他意识到自己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他遵守天父的诫命。即使在他最后的日子，当他痛苦的可怕场景的黑暗开始笼罩着他，并进入灵魂和肉体无法言喻的折磨时，当他的门徒

逃走，全世界都反对他时，他也没有自责。他没有任何言行透露出忏悔之意。结论只有一个。门徒们认为耶稣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在《福音书》中，他们没有对耶稣或他的品格使用我们所使用的表扬词语。他们只是记录事实，不加评论的事实。他们公布了耶稣的品格，作为他言行的见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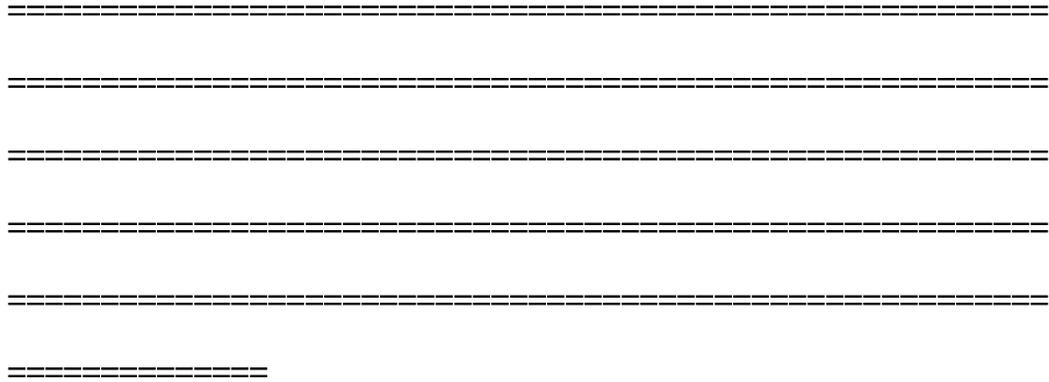
这种品格就是神迹。

## 上帝之子

这位品格最纯洁、最高尚的人宣称自己是超自然的弥赛亚，是上帝之子。为此，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的复活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勒南反对相信神迹，但他承认耶稣是神圣的这一逻辑结论。

勒南在《耶稣的生平》中的评价非常强调：“耶稣在各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他相比。无论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未知现象，耶稣都不会被超越。尊贵的启蒙者，请在你的荣耀中安息吧！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你的神性已经确立。你死后比在世时更有生命力，更受爱戴，你将成为人类的基石，以至于将你的名字从这个世界上抹去将会动摇这个世界的根基。人们将不再区分你和上帝”。



## 第十一章.

### 耶稣复活真实性

在确定了福音书的真实性和作者的可信度之后，我们现在开始讨论耶稣复活真实性。这是《新约圣经》的核心奇迹，也是基督教兴起的关键所在，它应该接受最敏锐的光照和最有力的检验。我们将其作为论证的最高点，并愿意与之同甘共苦。“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传道就是枉然，你们的信心也是枉然”。

休谟对神迹的检验。

现代对神迹的攻击并不新鲜，它是休谟古老攻击的复兴，不是用哲学武器，而是用科学武器。以下是休谟的论断：“在所有历史中，找不到任何神迹有足够的数量的证明人——这些人的善良、教养

和学识毋庸置疑，足以让我们避免对他们自己产生任何错觉；他们的正直毋庸置疑，足以让人完全不怀疑他们有欺骗他人的企图；他们在人类心目中的信誉和声望毋庸置疑，一旦他们被人识破任何谎言，就会遭受巨大损失；同时，他们所证明的事实又是以如此公开的方式在世界上如此著名的地方发生的，以至于被识破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情况都是让我们对人的证词完全放心的必要条件”。赫胥黎教授在与格莱斯顿先生的著名争论中也采用了这段文字。

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接受这一检验，而且还要根据这些原则为耶稣复活的奇迹提供积极的证据。这本应属于作者的可信度问题，但我们却将其作为与对手讨论复活问题的共同基础。

重要性。

耶稣的敌人和朋友都认为复活是耶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前者从中看到了宗教大革命的危险，因此对其进行了攻击。后者发现了这一事实，并认为它是他们对耶稣的信仰的核心根基。犹太人的长老们通过看守坟墓的士兵散布谣言说：“他的门徒夜里来了，趁我们睡觉时把他偷走了”。只有在被盗时睡着的人才能提供这样的证词。塞尔苏是第二世纪基督教的主要反对者，他提出了“幻象假说”，一种以自我欺骗为由解释复活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十九世纪以各种形式被修正。历世历代超自然基督教的每一个敌人都

认识到，推翻耶稣的复活就是摧毁对他神迹的一切信仰。

另一方面，使徒和他们的追随者将他们对真实性的所有要求都寄托在了复活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们愿意被认定为假见证人。他们宣扬“耶稣和复活”。他们的整个救赎理论都与耶稣复活联系在一起。一切都取决于复活；因此，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伟大、神圣的真理来保护，并进行最严密、最严格的检查。在一个怀疑的族类和一个冷漠的世界面前，复活被高高举起；结果是一个族类被瓦解，另一个族类被征服。

## 耶稣之死

异教徒的证词证实耶稣确实死了。如果不是记录在案或普遍信仰，塔西佗是不会接受这一历史事实的。十字架上的百夫长看到耶稣“死了”。看到罪犯死亡是行刑士兵的职责。”彼拉多惊叹他已经死了，”但百夫长向他保证确实如此。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公会成员尼哥底母都知道耶稣已经死了。为了更加确定，一个士兵用矛刺入耶稣的肋旁，血和水都流了出来，证明是心腔出血。

## 下葬和守夜

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中地位最高、最正直的人，把耶稣的尸体安放在坟墓里。门徒们四散奔逃。约翰把耶稣的母亲带回了自己的

家。只有妇女们看到了安放尸体的地方。

没有一个犹太人会在这神圣的大日子里触碰尸体。没有人怀疑尸体是在那个时候被带走的。犹太长老们贿赂了守卫，说是门徒们趁他们睡觉（即睡在守卫身边）的时候偷走了尸体。如果这话传到巡抚耳朵里，长老们就会“说服他”。如果他们能以门徒们在守卫去坟墓之前做了这件事为借口，就能解除士兵们的所有危险，也就没有必要行贿了。

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天，应祭司和法利赛人中某些人的要求，这些守卫被安排在了坟墓旁。坟墓被“确定，封上石头，守卫和他们在一起”。这些“事实证明”确定了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尸体的安全。所引用的证人足以证明任何其他事件。他们的善良、教养、正直是毋庸置疑的。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活着听到复活成为耶路撒冷讨论最多的问题。如果尸体在犹太人手里，他们会把它拿出来，推翻日益增长的信仰。在当时的情况下，门徒们不可能偷走他的尸体；他们看到他还活着的证词，以及他们看到他的特殊方式，都让偷尸体的故事变得荒谬。如果他们是骗子，偷走了尸体，事后又声称尸体复活了，这样的人会把自己排除在事情之外吗？这本来是他们的荣耀，声称上帝通过他们创造了奇迹，那将是他们的荣耀。

四本福音书

四位福音书作者的陈述很好地说明了证据的统一性，即细节的多样性。“如果在时间、地点和表达方式上都完全一致，就很少有人会相信他们；那么这种一致就会被认为是人为的巧合，是因为他们事先把事情协调好了”。金口玉言。如果关于复活的记载是编造的，那么怎么可能编造出如此不同的细节呢？

但是，纵观所有记载，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解释，虽然它与所记录的事件并不互相完全一致，但至少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连续性，包括所有的陈述。

## 空墓

希伯来人的一天始于日落，终于日落。耶稣从周五日落前就在坟墓里，直到周日早上天亮前的某个时候。“一昼夜”在表达上与一天相同，而一天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一天。

在第三天，也就是一周的第一天，妇女们首先来到坟墓前，抹大拉的马利亚可能跑在前面，看到坟墓是敞开的，就赶紧去告诉门徒。其他妇女走过来，发现坟墓是敞开的，里面没有尸体；当她们惊讶地站在那里时，两位天使宣布耶稣复活了。妇女们便离开了。接着，彼得和约翰跑向坟墓，哭泣的马利亚紧随其后，她以为她的主被偷走了。彼得和约翰进入坟墓，看到墓衣的状况证明

尸体没有被盗。他们疑惑地离开了。约翰说他跑得比彼得还快，他不得不弯下腰，彼得先进去了，有谁会怀疑约翰的证词是目击者的证词呢？

## 第一天的显现

他们走后，马利亚仍在哭泣，耶稣向她显现。如果我们接受马可福音16:9，这是一个可能的安排。

第一天的其他显现有以下几种情况：

2-向从坟墓回来的妇女显现。

3-当天早些时候向彼得显现，保罗也有报道。

4-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两个门徒说话。

5-傍晚对十个门徒说话，也是保罗说的。

6-第一天后的第八天，对十一个人说话。

7-在湖边对七人显现—《约翰福音》。

8-保罗也提到耶稣向十一个人和五百个弟兄显现。

9--对雅各显现，对此只有保罗一人报告。

10--升天前，对十一个人说的话--《使徒行传-路加福音》。

我们把保罗的见证也包括在内，这样显现的列表就完整了。

### 显现的特征

我们由此得知，这些显现开始得突然，结束得也突然。除了在上山，在其他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耶稣向更多的使徒显现，据保罗说有五百多人，他的见证将在下文讨论。这些使徒见证说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信。耶稣战胜了他们的不信。他们看见并触摸了他。为了证明他不是灵，他们在他们面前吃了鱼。这些会面持续了四十多天；然后，耶稣把最后的委托留给了他们，即让他们向万民见证这些事，自己则驾云升天了。神话和传说产生的条件远非如此。

如果这些会面是想象出来的，那么它们就会越来越多，而不会戛然而止。

这里有一群人，公认的好人；即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至少也拥

有最健全的判断力；正直无瑕（其中一个人，彼得，谦卑地讲述了他自己否认主的事迹）；所有的事实都对他们的任何可能的属世企图无益（他们因见证而遭受迫害、甚至最后死亡）；如果他们的陈述不真实，他们将失去一切，根据他们的信仰，他们将失去自己的灵魂。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耶路撒冷有三千人在一天之内承认他们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复活是真实的历史。确定的死亡、有人看守的坟墓、空的坟墓、诚实认真的门徒们所见证的意外显现、见证人的品格、基督教信仰的兴起、这些见证人始终如一的生活和牺牲，使复活成为古代历史上最真实可信的事件。

研究这些证据的、任何坦率的学者会以什么理由摒弃使徒们的见证呢？先验的理由？那他们不过是踩着休谟的脚印，碾着他的旧稻草。以科学为依据？科学发现了什么否定了这些见证？那些想保留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却仍然否认或拒绝承认这一奇迹（神迹）的人，必须站在使徒见证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

=====

=====

=====

=====

=====

=====

## 第十二章

保罗。

### 《使徒行传》的真实性

《使徒行传》叙述了基督教会在耶路撒冷的兴起、发展和传播，直到伟大的使徒之一保罗在罗马建立起他不断进取的信仰。该书（使徒行传）充分证明是保罗的同伴路加所写。《路加福音》的引言和《使徒行传》的序言、两部书的风格和结构构成了有力的内部证据。其外部证据也不少。罗马的克莱门特（革利免）、伊格内修、波利卡普、赫马斯、查士丁-马蒂尔都转载（引述）了路加福音的语言。它在叙利亚文和旧拉丁文版本中的地位就像它在今天的《新约圣经》中的地位一样。哈纳克教授是一位最先进的、在某些方面属于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他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定位于第一世纪。它在所有细节上的准确性都令人惊叹。除了最称职的目击见证者，没有人能写出这本书。

自始至终就没有人怀疑《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以及《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以及加拉太书，在这四封书信和使徒行传中有近 40 处重合之处。

《使徒行传》记载了基督教的迅速传播。我们很容易从罗马历史学家那里推断出基督教的迅速传播。据塔西佗记载，公元 64 年，罗马的基督徒就已经人数众多。在庞图斯和比提尼亚省，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报告说，“基督徒人数众多，以至于异教徒的祭坛几乎被遗弃，也没有市场出售祭祀用的牲畜”。普林尼还报告（并自我吹嘘）说，“几乎被遗弃的神庙有了更多的信徒”，这表明他的管理正在战胜“迷信”——公元 107 年。

## 保罗看见耶稣

《使徒行传》为这一迅速传播提供了历史依据，从各方面来看都是真实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载了大数人扫罗皈依耶稣的经过，这些记载都得到了证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加拉太书》中都提到过。使徒行传中有三次这样的叙述，即：使徒行传第 9 章、第 22 章和第 26 章。在《加拉太书》1:13-17、《哥林多前书》15:8 和 9:1，保罗确认了同样的事件。

当对于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的信仰像洪水一样在耶路撒冷兴起时，大数人扫罗，一个年轻的法利赛人，迦玛列的学生，一个最热心的犹太人，是那些决心铲除这一毁灭性异端的人之一。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正午时分，一道大光向他显现，一个人显现了出来，并给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显现者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保

罗在《加拉太书》中说“那从我母腹将我分别出来，藉着他的恩召我，要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的，本是神的美意”。最凶狠的迫害者一下子变成了最有力的辩护者。

他（保罗）完全没有准备。

保罗曾昧着良心反对基督教。他目睹了司提反的死，并为此事高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的意思是：“你要违背我的旨意是难的”“It is for you a difficult undertaking that thouest content against My will.” 这件事（耶稣向保罗显现）发生在远离耶路撒冷的地方，也许就在耶稣显现四年之后。

在一些人看来，保罗的这一变化是《圣经》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他去时“呼吸着威胁和屠杀的气息”。他回来时“宣讲耶稣和复活”。如果我们记得，在他意识的这一转变中，他冲破了犹太教的壁垒，从犹太教的特殊主义上升到基督教的普世主义，那么这一奇迹就显得更加伟大了。

如何解释像保罗这样的人的“意识觉醒”呢？只有一种可能的充分解释。他看见了耶稣。

保罗的个人见证。

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讲述了耶稣向使徒和弟兄们的显现。这些显现中有五次是使徒们向他见证的。其中一次是向“五百个弟兄显现，其中大部分直到如今还在，有些已经睡了”。

这是最了不起的见证。保罗的品格是人类历史上最纯洁的品格之一。他的正直可能在哥林多受到了攻击，但如果他没有无私地提到这一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否会冒着自己在教会中地位不保的风险（如果这件事不是真的话）？

如果这不是真的，他还会因为“五百名见证人中有一大部分还活着”的说法而冒着失去在教会中的地位，甚至是他的整个事业的风险吗？

“最后，他也向我显现，就像向一个未到产期的人显现一样”。保罗是使徒，但也是独立的见证人。仅《罗马书》就证明了作者是最聪明的人之一，思想深邃，逻辑严密，是古代历史上最不可能被蒙蔽的人。保罗后来与耶稣有过交流，但都与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是为了证实复活而显现的。保罗服从复活的耶稣的命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殉道的方式印证了自己的见证。他是最理智、最谦卑的人。可以说，那些试图否认早期基督教神迹的人被保罗绊倒后就会崩溃，而那些被他绊倒的人就会被碾成粉末，这并不是夸张或谤渎。

同时进行的检验。

从使徒和保罗那里得到的有关复活神迹的证据，可以按照我们检验的每一条线总结出来。这些见证人的数量、良善、教育、学识和正直，以及他们通过多年的奋斗和牺牲（哥林多前书 15:8）所提供的见证方式，都为我们提出了证据。面对这个罪恶的、充满敌意的世界，他们将自己的证据提交给了调查的阳光，丝毫不担心被人识破自己的谎言。“在世界上如此著名的地方（耶路撒冷、犹太地），以至于被发现是不可避免的。”当年，就在复活发生的地方（耶路撒冷），他们有了最多的皈依者，也有了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兴起和发展的事实证明。金口说：“基督教在没有神迹的情况下传遍世界（如果真的没有那些神迹的话，那么——），是比《新约》中记载的任何神迹都更加伟大的神迹”。

=====

=====

=====

=====

=====

=====

第十二章.

教会是基督的纪念碑。

基督教早于《新约》之前。《新约》是第一世纪的产物。许多人在不同的地方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献。保罗从哥林多，从罗马的军营写起；彼得从巴比伦，无论那是什么地方写起；约翰从以弗所写起。哈纳克教授将书信的写作日期向前推了几年，比以前所接受的日期要早，甚至比正统教师所接受的日期也要早。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从第一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一年到九十五年，这本王国之书就已经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显然是《新约》的起因和产生者，就起因一词的实际意义而言。当时有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救赎信仰，在每一个基本要素上都得到了完善和发展。还有一个教会，一个其福祉需要这些文件（圣经新约）的组织。最古老的可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为教导而写的，特别是关于基督的再来。在这里，我们有最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公元 53 年，一个组织良好的教会受到了有关基督第二次降临的猜测的干扰。

基督先于基督教。

但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种影响。基督教的背后是一种至善和神圣的品格和生命的力量。耶稣基督活过，如果他不是他的门徒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基督教从何而来？结出果实的萌芽在哪里？无论是机械进化论、泛神论、还是其他进化论，在面对第一世纪的这一

现象时都哑口无言。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无法解释（基督教的诞生）这一现象，甚至无法以上帝启示为依据。唯一充分合理的解释就是神人（耶稣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

教会是他的纪念碑。

教会从他在世上的生活中产生并延续了近两千年。它的素材是与罪斗争的人类生命。因此，它（教会）必然是一个不完美的组织。但它的理想是完美的公义和圣洁。它有时会在冲突中跌入谷底，但总是有足够的灵光和力量站起来，以新的生命向着胜利的目标前进。从尼禄时代到现在，如果不是拥有巨大的超自然源泉和供应，没有什么能够拯救教会。所有教会，不管是希腊教会（东正教会）、罗马天主教教会还是新教教会，尽管有各种缺陷和分歧，但它们都回望到共同的起源和创造者——耶稣基督。

教会的发展。

为什么它的发展如此迅速而有效？没有比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中更敏锐地批评了罗马帝国的发展。他为基督教的传播归纳了五个原因：“基督徒的热情”、“他们关于未来生活的教义”、“原始教会被赋予的神奇力量”、“他们纯洁肃穆的道德”以及“他们的联合”。但是，请问，这些因素的起因是什么？难道基督教没有在人类生活中产生这些因素、带来这些因素的巨大影

响吗？它们（这五个原因）本身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

不是来自人类的热情。

基督教太深奥了，它的起因不是人类对更好事物的热情。世界上“有思想的人”确实厌恶基督教的恶名，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厌恶基督教的恶名。塞内加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的谴责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没有人看到它真正的弊病（即人的罪性），也没有药方。基督教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人们控诉罪恶。它向人们保证，他们已经无可救药地迷失了，没有任何出路。狂热者从来不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基督教最重要的传道者（保罗）自称是罪人中的罪魁祸首；这是所有使徒和门徒的特点。基督教主张消除这种罪孽，改变这种无望的命运，但不是通过任何琐碎的、或人为的手段，而是通过对耶稣基督之死的赎罪的信仰。他的复活带来了不朽的生命。这是那些人类爱好者所无法想象的。

犹太教无法解释这一点。

被称为犹太教的宗教体系也无法解释基督教。它们（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是历史性的，也是至关重要的。犹太教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先知施洗约翰是耶稣作为救世主的先驱和见证人。《旧约》和《新约》在作者、精神和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犹太教作为一种救赎信仰已变得毫无用处。它的真理之根和公义上帝的精神

王国被隐藏起来。耶稣将它们显现出来，并赋予它们生命和力量。

以色列教师惊奇地说：“这怎么可能呢？”耶稣反对他那个时代的整个犹太体系。他打破了犹太教的宗派主义和偏执。他告别了圣殿和圣地。他的一生都与他们（犹太教、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念背道而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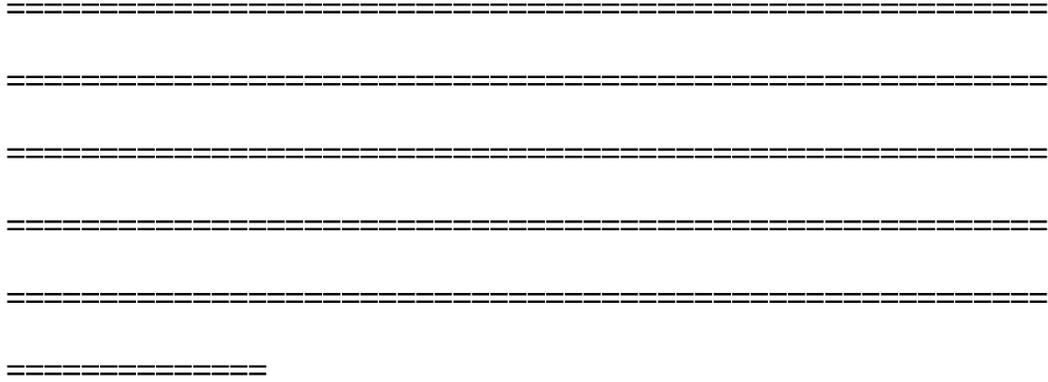
他履行了礼仪律法。面对犹太人圣会（公会）的谴责，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将他的死与他们的整个宗教体系对立起来，平静地宣布他为此目的来到这个世界，并坚信他的死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犹太改革者的生活和死亡方式。

圣礼是一座丰碑。

基督教会有其独特的制度，必须加以说明。主的圣餐为其创始人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论据。耶稣设立晚餐是毋庸置疑的；在所有的形式和仪式之下，教会一直在纪念主的身体和宝血。从使徒时代起，这个纪念碑就一直存在，不断证明着主的死亡和主的再来。唯有耶稣的复活才能解释这个圣殿的持久生命力。

活着的耶稣是这一不朽事实的唯一合乎逻辑的推论。”从那时起，这项受祝福的制度就像金色的晨光一样，即使在教会最黑暗的夜晚

晚也显得格外耀眼——这不仅是他同在的印记和保证，也是他再来时光明之日的应许”。



#### 第十四章：预言

预言。

预言的本质就是奇迹。对明智预言的正确归纳，或仅仅是陈述与后续事件的巧合，都无法解释圣经中的预言。查士丁-马蒂尔说“早在一件事发生之前，就宣布它必将发生，然后再根据同样的宣布使这件事发生，这就是上帝的作为。”

在以赛亚书 44:28 中，先知说：“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者，必成就我一切所喜悦的；甚至对耶路撒冷说，她必被建造；对圣殿说，你的根基必被奠定”。在这些话写成一个世纪后，居鲁士在他的法令中写道（《以斯拉记》1：3）——“你们众人中无论何人，愿

他的神与他同在，让他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耶路撒冷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他是神）的殿”。关于这段话，马克-霍普金斯博士说：“历史本身再明白不过，也再具体不过，这种事件显然超出了人类智慧的范围”。

“但是，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中却有大量此类真正预言的显著证据。”

关于基督教与耶稣基督的预言。

尽管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以色列旧宗教的精神真理，但他们的（圣经旧约）经文却拥有足够的预言元素，足以证明拿撒勒人耶稣是这些预言的历史实现者。

耶稣诉诸圣经。我们通过耶稣来证明圣经。这不是绕圈子的推理；这就好比一个人证明雨要来了是因为有某种云彩聚集，然后另一个人又证明某种云彩聚集是因为下雨了。这些都是独立的推理，都是有效的。

关于施洗约翰，在《玛 4 章》、《以赛亚书40: 3》和《马太福音》中都有预言。在《赛》11:10 和《耶》23:5, 6 中，基督是大卫家的人。弥迦书 5:2 中预言了基督的出生地。基督将行神迹，见《以赛亚书》35:5, 6。他将以君王和先知的方式进入耶路撒冷，

撒下 9:9。他将被弃绝，赛 8:14, 53:2, 3; 受鞭打和嘲弄，赛 50:6。50:6。几乎整个耶稣受难的场景都是在以下旧约章节被预言，《诗篇》第 22 篇、《撒迦利亚书》12:10 和《以赛亚书》53:9。他将从坟墓中复活，诗篇 16:10。这些都是旧约中的一些经文，它们在耶稣在世时、以及被钉十字架时得到了详细的应验。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奇迹的证据，既有这些预言的给出，也有我们主的经历。

耶稣的国度是预言过的。

《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关于天国的书。

《旧约》预言，在弥赛亚或基督里，神的国度将遍及世界，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和平；不是人类控制的政府，而是神的超自然力量（赛 5:6-7）。外邦人也将包括在内，直到地极（赛 49:6 和 40:3-5）。有人会说，耶稣有目的地实现了这些。但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超自然的力量。他的敌人也（无意中）实现了其中的一些预言。他们岂是有意为之的吗？

耶稣和使徒们所说的预言。

在《约翰福音》3:14，《马太福音》17:22, 23，《马可福音》9:31，

《路加福音》9:44中，耶稣预言了他的死和死的方式；在同样的经文中，耶稣告诉他们他将复活。他们承认他们不相信这些事，

不理解这些事，但后来他们记住了。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24 章、《马可福音》第 13 章和《路加福音》第 21 章中预言了犹太人的战争、圣城（耶路撒冷）的毁灭、圣殿的彻底坍塌和基督徒的逃亡。我们只需阅读（世俗历史学家）约瑟夫和塔西佗的著作，这些章节的神奇之处便无可争议。

基督教的传播也是耶稣的预言。芥菜种的比喻就是证明。使徒们要为传福音向万民作见证，使徒行传 1: 8，马太福音 28: 19、20。耶稣警告他们，为他们使徒生涯中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甚至预言了彼得的死，见《约翰福音》21:19。

我们只是瞥了一眼基督教超自然性的这一证据。单凭预言的论证就足以令人信服。

=====

=====

=====

=====

=====

=====

## 第十五章.

道德与经验的检验。

基督教就像它的作者一样，接受一切诚实的检验。我们对耶稣的品格研究得越久、越深入，他的品格就越光辉、越纯洁。他的宗教虽然是通过像“瓦器”一样的人们传授的，但也反映了耶稣基督的完美形象。每一个基本要点都可以通过道德和经验的考验来检验；考验越严厉，结果就越令人满意。道德会承认基督教的制度优越，经验也会承认基督教的制度至高无上、令人满意。得出这一结论后，将基督教与世界上其他宗教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从这些事实来看，没有其他宗教可以被称为宗教。如果基督教能够经受住这种道德和实践的考验，那么，从其外在证据来看，与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就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宗教”了。

与其他形式的信仰相比，基督教是唯一属灵的宗教。基督教自称是一种救赎宗教，也是唯一的救赎宗教。“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必要将基督教与其他形式的宗教信仰相比较；如果基督教被证明是超自然的、真实的，那么其他宗教中的任何真理都不能使它们免于成为虚假的宗教。

基本教义。

上帝。

上帝的所有属性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完美的存在，他是自在的，是无限的，他不是远离他的受造物，也不是像自然神主义和泛神论那样与受造物同在，而是近在咫尺，以一种活生生的旨意关怀着受造物（人）。上帝是完全公正和仁慈的。他忽略人的软弱和失败，不是为了让它们轻易得到宽恕，而是期待着他将为他们所完成的救赎。上帝就是爱和圣洁。这足以说明，任何其他来源的上帝概念都无法与之相比。

基督教向堕落之人的良知发出呼吁，询问其对其堕落的指控是否属实。它大胆地指责我们的本性和行为都是罪。它从不掩饰我们本性中的罪恶。在我们的污点被完全清除之前，它永远不会结束这个问题。（我）这个有罪的人仍然是上帝的后裔，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但却迷失了。罪的根源在于罪的本质，在于人类灵魂中的悖逆原则。我们将其置于我们的道德意识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基督教，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真理。经验与基督教中关于罪的教义是完全一致的。

奴役。

基督教提出要拯救这个有罪的人。一束光射入他黑暗的灵魂，一个声音诉说着希望和欢呼。人迷失了，但不必永远迷失。生命变

得充满希望。即使是这种挣扎的经历，也比没有被唤醒的罪人毫无希望的昏睡要好得多。这与任何其他形式的信仰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基督徒的天堂是上帝的旨意得到完美遵从的地方，在那里，上帝的旨意得到了完美的遵从，他的所有受造物（人）都赞美他、侍奉他——安息与活动相互完美。

赎罪。

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在这里，我们面临着最严峻的道德考验；但这座我们信仰的堡垒高高在上，我们的道德只能在它面前肃然起敬。赎罪是替代性的。耶稣基督虽然无罪，却为我们代罪。“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受苦，在苦难中死去，从而为我们赎了罪。他证明了自己是上帝之子，因此能够完成这项代罪工作。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这一点。永恒的正义得到了满足。上帝至高无上的统治在罪恶的领域得到了伸张，人类得到了拯救，在道德上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接受任何较低的赎罪观点，上帝完美治理的理想就会破灭。

此外，这种赎罪是自愿的。这完善了道德结构，使其远远高于我们。耶稣基督不是被迫去死的。他让自己成为替罪羊。“他本有神的形像，却不以与神同等为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甚至顺服至死，就是十字架的死”。人类的道德从未设想过这样的理想；而耶稣的一生，

尤其是当他知道等待他的一切，“坚定地定睛往耶路撒冷去”时，实现了这一理想。赎罪中的这一自愿因素，再加上正义因素，使其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简单、最深刻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枯燥的教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行动者，以行动和示范来实现它。没有耶稣的生命，《新约》的书信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没有任何人类起源可以解释这种教导，也没有任何人类起源可以解释这样的生活。

## 基督教道德

但基督教使人在这个世界上变得善良。诚然，这种善并不完美，但却有待完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用我们的道德意识去面对它（完美的良善），然后做出决定！我们能降低它吗？我们敢降低它吗？这样的理想可以来自人类吗？但一旦获得，我们就承认它是唯一完美的理想，我们就不能降低它。我们无法降低它，就像我们本应有能力树立它一样。

另一个道德证明就是利己与无私这两个原则的完美调和。在人类思想的局限下，这两个原则从未调和过，也不可能调和。然而，这两种原则的萌芽在人性中都是有效的、不朽的。耶稣舍己，并教导门徒舍己。同时，他也在为他的国度和宝座而努力。“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因此，基督徒的美德是无私的，同时也在寻求注定的奖赏。奖赏不会削弱美德，美德

也不会忽略奖赏。耶稣的一生就是如此和谐，他的无私让千古敬仰。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道德哲学，而是道德生活；我们不得不说，没有任何人能发明这种生活。

体验。

耶稣基督是人类神圣的救世主，只有凭信心才能接受他。信心是最终的考验。“要有信心”是耶稣迫切的命令。信心使人认识属灵的耶稣。因此，有信心的人是耶稣和基督教的合格见证人。他们没有偏见；他们有信心为内部证据作证。就像证人席上的证人（为某种医药而见证他们）从某种药方中获益或受伤一样，他们没有偏见，而是有能力的。他们可以被召集起来！

结论。

根据上述内外证据，我们得出结论，基督教是独一无二的，是唯一超自然的宗教。我们已经证明，启示宗教要想有效地将罪人与神圣的造物主联系在一起，宽恕和拯救迷失的人，并不断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准，就必须外有超自然的证明，内有自觉的美德。它必须具有普遍性，适合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并且在启示之后对所有时代都有益。这就是基督教。没有人会怀疑佛陀曾经活过，他的骨灰埋在尼泊尔；作为一位哲学改革家，他远远超越了当时迷信的祭司技艺。但是，他没有留下任何拯救的信仰，也没有留下

任何解决罪孽的精神力量，或者回应人们对圣洁和天堂的渴望。除了创立基督教的基督之外，其他所有声称创立宗教信仰的人都是如此。他（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经受住了每一次考验，今天在每一颗重生的新心的见证下，更加清晰、更加有力地彰显出来。他是唯一的救主。基督教是唯一的宗教。

结束